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13
30 September 1987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第十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9月25日星期五，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嗣后：马布巴尼先生 (副主席) (新加坡)

嗣后：萨尔迪瓦先生 (副主席) (巴拉圭)

—— 继续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各位发了言：

普斯先生 (卢森堡)

阿齐兹先生 (伊拉克)

卡普托先生 (阿根廷)

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 (印度尼西亚)

勒尼汉先生 (爱尔兰)

奥多涅斯先生 (西班牙)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下午 3 点 15 分开会。

议程项目 9 (续)

一般性辩论

普斯先生 (卢森堡)：首先，我借此机会祝贺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你长期以来对外交和国际关系积累的经验以及个人的才能极其宝贵，将确保你能开明和积极地主持本届大会的工作。

我也表示感谢和钦佩秘书长。他以献身精神、智慧和不屈不挠的态度，在诸位杰出助手的帮助下，年复一年地完成托付给他的微妙和复杂的任务。在某些世界和区域性冲突达到关键阶段的时刻，他在斡旋与和解方面作出的主动行动和努力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我只须提一下两伊战争和对阿富汗的占领。我要表示，我国政府对他的任期延长表示高兴，并再次保证我们对他具有充分的信心。

上星期二，丹麦外交大臣埃勒曼-延森先生作为欧洲共同体及其 12 成员国现任主席在大会发言。我完全支持他在此就当今世界的各种国际问题所阐述的立场，因此，我的发言只限于下列的看法。

我们历来每年此时对国际局势的回顾使我们有机会作出更敏锐和更积极的评价。当然，目前在世界各地存在的对峙和军事占领依然使我们感到不安。新爆发的暴力行径以及对人权的破坏依然同过去一样广泛存在。与此同时，绝大部分会员国继续遭受由世界经济状况造成的困难。

然而，最近的许多事态发展表明了一种更积极的转变，确实使我们有理由抱有新的希望。我特别想到的是中美洲局势，我在后面将提到这一问题，同时还有斯里兰卡的局势，斯里兰卡总统和印度总理已经签订了一个公平的协议，为结束斯里兰卡两族间的残酷战争作出了规定。

我也应当提一下刚刚在日内瓦结束工作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第七次会议取

得的令人极为鼓舞的成果。

我还必须重申我们对反对恐怖主义斗争的承诺。在召开中东和平会议方面也出现了一线希望。在裁军与发展关系国际会议结束之后出现的协商一致意见也表明了一种新的思维、利益和看法更趋一致。

然而，处于欧洲心脏地区的我国感到极为关心的东西方关系的演变尤其使人有理由抱有新的乐观态度。使我们最为关切的问题是国际关系是否确实达到了转折点。

我的印象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冷战和过时的教条逐渐消亡，它们都是战后政治的特色，这些教条的基础是世界阶级斗争的辩证法，种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无情对峙，各集团间的敌视和严重猜疑。

我相信，人们为避免核灾难，确保人类生存和给最大多数人类带来繁荣的愿望迫使各国人民，因而也迫使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进行清醒的思考。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在我们这个时代，代科技的发展和生产与贸易的日益国际化已经使得各种经济形态和各国之间出现了相互依存的关系。无论对于属于何种集团的政治领导人来说，十分自然和实际的是，承认现实，并坚决地善意地执行这样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将为进行更广泛的，更富于创造性的和互利的合作，创造必要条件。

现在，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签署一个有关中程核力量的第一个真正裁军协议的前景上，这个协议将于今年年底以前签署。这个成果特别是来自于北约早在 1981 年所采取的主动行动。因此，我们怀着强烈的希望，期待着下一次美苏首脑会议的成功，这意味着签署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协定。

这样一个协定将具有决定性地加强美国和苏联之间，东西方之间的信任气氛和合作精神。并将把欧洲的紧张局势缓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程度。

我们希望，在这个政治上和心理上极为重要的初步协定之后，还将完成大规模削减战略核力量的谈判。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非常希望裁军谈判会议——在那里已经克服了许多障碍——关于禁止和销毁所有核武器的工作能够迅速完成。

我国出于欧洲稳定和加强安全的需要这一同样的立场还倡议，进行关于常规力量的谈判。我们希望这一谈判将导致双方均衡地、可核查地削减常规军备。

进一步发扬信任与合作的精神的必要性同时要求人们遵守现有的条约和协定，并不鼓励发展新的用于大气层内外的武器系统，因为这样做只能给已经极为复杂的科技对抗带来新的混乱，而且将把军备竞赛引向一条新的完全不同的道路。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苏联国内和外交政策出现的新动向。在我最近对莫斯科的访问中，我有幸和苏联最重要的领导人交谈，我带着一种政策的确在变化的想法离开苏联。这个变化应该有助于给所有领域，特别是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领域带来深刻而持久的变化，而这是许多人有理由期待着的。在这方面，我回顾并强调与我们欧洲共同体的伙伴国共同行动的政治意愿，以便使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工作导致所有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缔约国全面落实该文件的条款。

正如我们感到应该审议国际关系中最新发展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表明，只有行动——而不是决议——能够消除由于历史经验而深深扎根于我们头脑中的疑虑和冷漠态度。

在这方面，阿富汗所发生的日益残酷的战争使得人们严重地怀疑苏联和平的愿望以及其外交政策是否有变化。当外国部队仍然驻扎在那里，并阻止阿富汗人民全面行使其自决权的时候，怎么可能建立一个真正不结盟和独立的社会呢？只有根据一个准确的时间表，迅速撤出这些部队，才有可能使秘书长所主持的谈判取得进展。

8月7日中美洲五国总统达成的关于在中美洲恢复和平的计划是又一件令我们高兴的事情。卢森堡和其它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一道，一贯支持谈判解决问题，特别是在部长级会议上，卢森堡的代表与中美洲国家和孔塔多拉集团的部长们进行了

会晤——第一次是于1984年在圣何塞会晤，后来于1985年在卢森堡会晤，最近的一次会晤是今年2月在危地马拉。

这五国的首脑顶住了外来的压力，显示出共同的政治意愿，他们拒绝任何军事解决，通过达成一项建立在对话、和解和民主基础之上的区域性协定，而选择了和平，他们所显示出的勇气和政治智慧给世界上上了一课。

为完成和平进程所迈出的头几步——肯定是和过去以往任何进程一样困难而微妙——是鼓舞人心的，同时巩固了已经建立起来的信任气氛。因此，人们希望该地区有关的所有国家接受这一协定，并为使这一协定转化为遵守国际法的真正的和平作出贡献。

在两个长期受到压迫和独裁的东亚国家里，民主也有了一点希望。

在菲律宾，阿基诺总统决心建立真正代表菲律宾人民的国家机构。当她在这条充满可怕的危险的道路上前进的时候，值得我们支持。她致力于恢复经济、打击腐败行为、进行必要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特别是土改等方面所进行的努力值得我们的尊重。

在菲律宾、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在实现民主方面获得成功是和采取社会进步和社会正义所必须的大胆措施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些正是这些国家长期被剥夺了的。

在南朝鲜，富有才智的人民成功的使其政治和社会要求的合法性得到了承认，从而为政治大赦、言论自由和自由选举开辟了道路。我们感到高兴的是，随着汉城奥运会开幕的日期临近，这个进程将有助于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权，途径是所有有关各党派，包括现政府和反对党领导人作出认真负责的贡献。因此，在这个大厅里没有朝鲜人民的代表的问题值得这次大会再次审议。

关于两伊战争问题，我们愿意表示欢迎安全理事会在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对局势达成共同评价的基础之上，一致通过的决议。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迹象，并标志着联合国前途有望。它还表明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值得人们重视和保持。

这项决定证明，尽管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意见常常会不一致，但它们还是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政治意愿的，是能够担负起《宪章》及联合国所有会员国赋予它们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责任的。

尽管这一外交突破不能从我们的头脑里抹去战争的痛苦，我们也应该在这一讲坛上祝贺这一近代历史上以空前的一致性取得的富有意义的先例，它能够使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更大规模地作出更果断的行动，以恢复国际和平与合作。

我确信，联合国决大多数的会员国都希望看到安理会根据《宪章》的精神，以同等的决心来审查其它重要的问题以及被忽视了太久的其他尖锐的冲突。

安全理事会7月20日的第598(1987)号决议尚未带来和平，这是事实。但这恰恰说明，安理会的一致意见对制止冲突来说，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了这些一致意见就足够了。

事实上，战争正在继续，而且变得比以往更具有破坏性。7年以上的武装侵略造成了一百万以上的平民或军事人员的伤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无辜的年轻人。整个城市由于空袭和狂轰乱炸而变成了废墟。有人公然违反1925年在日内瓦签订的《议定书》，一次又一次地使用化学武器，其手段极为残忍，使人们遭受了巨大痛苦。我们应该毫无保留的责遣他们使用化学武器。

战争正在把两国人民强行分开，他们是古代和杰出文明的继承人。它在许多阿拉伯国家甚至在阿拉伯世界以外，播下了不安宁的种子，造成了社会分裂。由于冲突可能传播的危险——发生在麦加的悲剧性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它现在已威胁到了波斯湾的国际自由航行，使友好和同盟的国家有必要进行干涉以保障那些国际航路的自由航行。

我和所有那些对秘书长的行动表示鼓励的人一样，也对他的行动表示鼓励。秘书长正继续与安全理事会进行密切磋商，以便使双方都接受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因为仅这一项决议就能导致冲突的全面、公正和体面的解决。

召开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呼吁已经产生了一种动力，这种动力使联合国在寻求全面解决办法方面又重新获得了主动。现在已经很清楚，这是一个唯一能够调动并且成功的完成该地区真正的和平进程的讲坛。我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国一道，支持这种会议。

秘书长和所有有关各方以及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磋商增强了我们的信念，即，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现在已经得到了日益广泛的支持，因为没有任何替代办法能够代替谈判解决的办法。我们希望继续并且加强这种磋商。

《共同体》12个成员国已经有好几次陈述了应该作为一个公正和全面解决办法的基础的各项原则。我这里特别提到他们1980年在维也纳制订的《宣言》。该宣言是以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为基础的，尤其阐述了从在1967年冲突中占领的所有领土上撤军的原则。宣言还强调了该地区所有国家——尤其是以色列国——生存及安全权利的原则，也强调了公平对待全体人民的原则，这种公平对待意味着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我深信，在以色列和其他地方对召开这一国际会议想法的残余的抵制，是最终会被消除的，谈判解决的机会是最终会被利用的。

然而，我们以最严重的关切注视着黎巴嫩目前的局势，十年的内战和外国占领已将这个国家的血液榨干，并且使它变得四分五裂。暴力继续在无情地、定期地爆发，可怕的轰炸、劫持人质、杀害无辜、以及社团间的冲突现象层出不穷。只有确保黎巴嫩各族之间的和解，该国才能恢复其主权，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

和秘书长一样，我要向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表示他们完全应该受到的赞扬，这支部队在黎巴嫩和其他地方继续监督——尽管遭到了严重的伤亡——有关各方的分离以及停火的维持，这种停火由于没有一个确定的解决办法而依然变得很不牢靠。

南非的局势依然极为严重并具有爆炸性。白人少数政府坚持维护种族隔离制度，这对人类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耻辱。自5月6日的选举以来，所有改革

的承诺似乎已被遗忘了。至今没有出现任何根本性改变的迹象以及进行对话的意愿。紧急状态依然存在。有上千人没有经过审判而依然受到扣压。审查制度正不断的被加强。

在国外，南非残暴地践踏邻国的主权。它仍然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我国政府毫无保留地谴责南非这种政策和这些行径。

1985年，在卢森堡的主持下，接着是1986年，欧洲共同体各国颁布了一系列措施，以惩罚比勒陀利亚政府对黑人多数采取压迫政策。这些措施得到了重新审议，并且根据局势的发展在适当的地方又有了加强。大会及安全理事会也应该作出同样的行动。

总之，国际社会应该对阻止种族隔离的愿望作出反应，不是采取无效的步骤或出现不团结，而是要决心彻底的，不可挽回的消除种族隔离。

国际社会也必须不断地施加压力，以终止其他许多国家对人权的公然的和持续的侵犯，这里，我特别提到智利的局势，那里的人民14年以来一直被剥夺了民主、自由及基本的人权。

世界经济局势继续受到重大关注。不管哪个国家，经济增长仍然十分缓慢和不充分。1986年，世界的国内总产品只增长了3%，尤其是考虑到世界人口每年1.6%增长率，1987年及以后的前景也不十分好。

在北半球，也就是在工业化国家中，这种局势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在持续的很高的失业率，明显的外贸不平衡，以及到处深刻而痛苦的调整。

在南半球，我们注意到发展受到一系列因素的严重妨碍，这些因素包括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和动荡，汇率的恶化，出口收入的下降，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贸易的种种障碍。此外，调整政策往往导致已不稳定的生活条件的恶化，特别影响到这些国家的最贫困阶层。

总的来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是弥合而是扩大了。尤其是，1986年，东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了大约3.5%，而发展中国家则下降了大约4%。当然，所有这些百分数都是平均数字。这种情况很可能不仅掩盖了国家之间的悬殊，而且也掩盖了许多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在这种暗淡的局面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两个月前在日内瓦召开第七届大会，出席会议的国家达成了一项令人满意的协商一致意见。它们表明了稳健的态度和现实主义，或许我还可以说，它们表明了一种新的个人和集体责任感。

在这一点上，我要提请注意共产主义政权国家的行动，它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对其他与会国的分析表示同意。我必须特别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积极行动。中国在第七届贸发大会上，一如它在其他领域中一样，表现突出，它的温和和积极的努力增进了所有与会者的最大利益。

第七届贸发大会得出的结论当然不会提供什么奇迹般的解决办法，在短期内见出直接效果。但它们确实表明，人们接受了各国间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关系所决定的各项基本原则，而尊重这些原则则是全面恢复增长、发展和国际贸易的一个先决条件。

我们还希望，人们所设想的新的金融和体制方面的团结很快会取得具体形式，而当事各方将作出足够明确的承诺，以便创造实现复苏的必要环境。目前正在进行的多边贸易谈判旨在确保在更大程度上开放市场，它将在这方面作出最初的反应。

增长无疑是提高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的必要条件。当然，各国必须对其本国的发展负起主要责任。但我要冒昧地说，具有某种深度的发展政策必须对全体人民的有效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果给予同样的关注。在这一点上，有着出于正义的明确理由，同时也体现了发展不可强加于人的基本思想。

最后，如果确有必要的话，请允许我再次表明我们对本组织的承诺。考虑到例如安全理事会在解决伊朗—伊拉克战争、中东、阿富汗以及柬埔寨和塞浦路斯一

类问题时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怎能还怀疑联合国系统不可取代的作用呢？考虑到联合国部队在世界各个冲突地区日夜提供的出色的和平服务，我们难道有力量继续为多边危机付出代价吗？在我们希望看到加强国际行动以确保普遍尊重人权的时刻，我们难道有力量负担一场危机吗？在无数的经济和生态挑战使得持续的国际合作每天都变得更加重要的时刻，我们难道有力量负担一场危机吗？

本着这种精神，我要提到刚刚发表的由挪威首相格罗·哈勒姆·布朗特兰夫人主持的国际委员会起草的出色报告，报告表明了世界环境令人震惊的状态以及它对未来发展的严重影响。这些问题已经越出了国家疆界，需要人们作出深刻的思考，采取有力的行动，而这只有在国际一级才能够加以协调。

因此，我认为最好尽快设法解决联合国的财政危机，它不仅使我们的工作陷于瘫痪，而且影响了人们的信心。对本组织作出的庄严法律承诺，与国际法处于同等地位，要求我们大家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支持并迅速实施秘书长为执行一致通过的有关决议而作出的必要调整。

42年之前，联合国在美国创建，在这块热情的民主土地上，我们每年都怀着极大的喜悦汇聚在一起。这一次，我有意特别强调了国际关系中更为现实和更为实际的趋势。

我们大家有义务团结一致地使联合国成为一个更有条理，更加一体化和结构更合理的中心，在这里更有效地协调各国为确保繁荣而作出的努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会有更为安全，因此也更为彻底的和平。

最后，我要谈一谈秘书长刚刚提交给大家的关于本组织工作的年度报告。我非常同意报告中关于重大国际问题的意见。因此，我对秘书长在描述目前国际局势时所使用的充满诗意的语言表示赞同：

仿佛汹涌澎湃的大海上载乘着人类的一叶扁舟又获得一点顺风，可以鼓帆前进……我们这只世界小舟也会需要娴熟的舵手和忠诚的桨手来驾驶它绕过无数浅滩，在下一世纪到达安全的彼岸”。（A/42/1，P. 2）

阿齐兹先生（伊拉克）：主席先生，我首先高兴地祝贺你被各成员国代表高度信任地选举为大会主席。我祝贺你的工作圆满成功。

我也借此机会感谢你的前任，上届大会主席乔杜里先生所作的努力，他也肩负了重要的任务。

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的冲突爆发到现在已有7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对这场冲突进行了多次讨论。在每次讨论中，我们都表示了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我这次发言将只谈这个问题。

正如各位代表所知道的那样，这场强加给伊拉克的战争是我国目前最关心的问题，也是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最关心的问题。

各成员国无疑记得，1986年是伊朗政权强加给伊拉克的侵略、扩张主义战争中的一个重要年份。那年2月，伊朗政权入侵并占领了伊拉克港口城市法奥。安全理事会在考虑了这一地区由于伊朗的这一侵略行动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之后，于2月24日一致通过了这一582（1986）号决议。决议是由安理会成员在不受冲突任何一方影响的情况下独立地起草的，决议根据《宪章》的规定和国际法的规则，制订了一个全面解决的程序。在伊朗当局拒绝这一决议之后，安全理事会再次讨论了两伊冲突问题，于1986年10月8日一致通过第588（1986）号决议，重申必须执行这项决议。但是，这一决议再次遭受伊朗政权的拒绝，导致安全理事会于1986年12月22日发表声明，重申要求实施这一582（1986）号决议所规定的全面解决程序。这一要求也遭到伊朗政权的拒绝。

在这整个期间，伊朗政权为大规模入侵伊拉克进行准备，伊朗领导人把这场入侵活动命名为“最后决定性攻势”。与此同时，这些领导人准备让他们的代表人在德黑兰召开一次会议，声称目的是全面地“决定伊拉克的前途”。这次会议从1986年12月20日开始，直到同一月的29日结束，伊朗最高层官员直接、积极地参加了会议的活动。12月24/25日晚上当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伊朗政权发动了一场新的入侵，目标是占领巴士拉地区。当这场入侵失败之后，伊

朗当局于1987年1月8/9日晚上发起另一场进攻，地点也是在巴士拉地区。同一月的13/14日晚上，他们又在前线的中央地区发起另一次进攻。

伊朗政权发动这些进攻的目的是十分显然的。在过去6年每年发动大规模进攻企图占领整个伊拉克失败以后，这一政权在1986年12月和1987年1月选择巴士拉地区为目标，企图在那里建立一个由伊朗操纵的傀儡政权，并进一步实现占领整个伊拉克的野心，威胁阿拉伯海湾地区国家，在牺牲这些国家的情况下实现地区扩张。然而，伊拉克人民和伊拉克武装部队凭借着他们已对正义的信念和对侵略、罪恶进行自卫的正义事业为基础的力量，挫败了这些罪恶的阴谋。

在这些严重事态发展的情况下，联合国秘书长于1987年1月13日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一次外长级会议，讨论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局势问题。秘书长的要求反映了国际社会更严重地关注由于伊朗对伊拉克发动侵略、扩张主义战争的继续而带来的严重影响。根据秘书长要求而进行的紧张的国际努力取得成果，安全理事会于7月20日一致通过了一项有约束力的决议，即第598(1978)号决议，表达了国际社会立即实现和平，促进冲突全面、持久解决的愿望。

伊拉克在决议通过之后仅仅两天，就表明了我国对决议的立场：根据维护和平和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的坚定的原则立场，伊拉克欢迎这一决议。伊拉克强调，我们准备把决议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实施，对于充分执行决议规定十分感兴趣。

伊拉克欢迎这一决议并不是因为这是一项伊拉克的决议，也不是因为这项决议给伊拉克带来任何好处。事实上，伊朗以及那些在安全理事会幕后保护伊朗利益的人的意见都写入这项决议。伊拉克欢迎第598(1987)号决议，因为我国认为，这是一项平衡的决议，它包括了实现全面解决的因素，而且，伊拉克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根据《宪章》和国际法，通过国际组织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的立场。

与此相反，从7月20日直止今天，伊朗政权在对这项决议的立场问题上要尽

花招，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在表达它们对决议立场的问题上使尽伎俩，这在处理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伊朗的这一态度只能意味着拒绝这项决议，坚持继续进行战略和侵略。然而，在秘书长对德黑兰进行了访问之后，伊朗政权开始含糊其词地表达它们对决议的立场，把首先发起侵略责任的问题作为主要问题大谈特谈。伊朗总统在这里的发言的中心内容也是如此。

因此，我今天将集中谈谈这一重要问题及其具体内容，澄清事实，让各位代表看清事实真相，而不受那些要求继续战争、屠杀与破坏的人们宣传的欺骗，虽然我们已经在以前的其他场合，在联合国、不结盟运动、伊斯兰会议组织中散发的许多文件中，以及向成员国解释过这一问题。

1979年，当伊朗新政权掌权的时候，伊拉克表明愿与这一新政权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我国的这一立场是伊拉克外交政策的延续，符合伊拉克在国家和国际上的最高利益。伊拉克最关心的首要问题包括继续执行1968年7月革命之后发动的全面发展纲领、提高伊拉克人民生活水准、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中实现普遍发展、以及建设政治和社会机构，让人民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

在外交关系领域中，伊拉克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包括实现地区稳定、不干涉邻国内部事务、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这些正是萨达姆·侯赛因总统1980年2月声明所宣布的原则。这也正是伊拉克在国内、国外正式、实际地推行的政策，它使得伊拉克有资格被挑选为不结盟运动第7届首脑会议以及纪念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二十周年的第二届首脑会议的东道国。

伊拉克的根本利益、它重要的国际地位与维护安全与稳定、同伊拉克邻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保持最良好的关系有着极密切的联系。同这些邻国或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制造麻烦并不符合伊拉克的利益。

伊拉克根据其外交政策的这种做法友好对待伊朗的新政权，并是世界上首先承认伊朗新政权的国家之一。萨达姆·侯赛因总统1979年在出席哈瓦那会议时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侯赛因总统强调指出，伊拉克注重在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合作以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利益的基础上维持睦邻关系。两国外长在联合国会见时伊拉克再次强调了这一态度。

然而伊朗政权从一开始就推行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政策。伊朗政权自建立以来就一直敌视伊拉克。伊朗领导阶层甚至在其上台之前便表明了这一态度。1978年霍梅尼呆在法国时便宣称改变伊拉克政府是其首要目标之一。

伊朗政权以其思想体系为理由，宣布伊朗向其领土以外输出革命为伊朗国家宪法权利的义不容辞的职责。这一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是伊朗的第一理论家霍梅尼在其《教唆犯的司法权》——该书在伊朗制度中的作用有如希特勒所著的《我的奋斗》一书对纳粹理论的影响——中所阐述的神授司法权，其所谓的伊玛目主宰世界上所有的穆斯林社会。这就是所谓的伊朗革命输出之所以一直是伊朗政府的主要关切所在，这也是伊朗对外关系与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这也就是该地区自伊朗政权上台以来至今一直深受侵略、动乱以及不安全之苦的主要原因所在。伊朗政权一直顽固地采取不轨行为，丝毫不掩饰其革命输出计划的首要目标就是摧毁伊拉克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占领并兼并伊拉克，将其作为伊朗的属国。

占领并征服伊拉克人就是伊朗扩张主义计划的首要目标，但这绝不是他们仅有的目标。伊朗政权自上台以来一直对该地区所有国家以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进行恐怖主义活动，进行颠覆并开展政治宣传。伊朗公然侵略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伊朗武装部队占领了黎巴嫩的部分领土并在那升起了伊朗的国旗。

指导伊拉克与伊朗之间关系的理应是1975年所签订的一个有效的协定。这一有许多特点的协定是用来管理两国间边界问题以及边界附近的安全与稳定问题，同时该协定的目的也是确保互不干涉内政。该协定第10条声明，违反该协定的任何部分都将是违反整个协定。

伊朗政权从一开始便蓄意攻击这一协定，怀疑这一协定。伊朗政权各级官员开始宣布不遵守该条约条款的各种宣言。这些宣言在我们向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与机构所递交的记录中均有案可查。不仅如此，伊朗政府在其领土上庇护巴扎尼傀儡匪帮，巴扎尼阴谋者们威胁伊拉克的统一，而伊朗政府却帮助这些匪帮对伊拉克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早在1975年协定签订之前，伊朗就以各种方式支持这个匪帮，但在协定签订之后伊朗曾一度停止对该匪帮的支持。

这些态度与行动公然蓄意破坏了1975年协定。该协定的一些其他条款规定，应归还伊朗在巴列维国王政权期间所占领的伊拉克领土，违反这些条款也就是背弃整个协定。由于伊朗的这些蓄意行为，两国之间的边境又无安宁之日。这种状况实际上是伊朗侵略伊拉克的开端。

这种危及伊拉克主权与国内安全与稳定的敌对行动在1979年与1980年的头八个月中持续不断。伊拉克努力以外交手段并通过对话来解决这些问题。伊拉克曾数十次地促请伊朗当局注意他的所作所为已违反了1975年的协定。1979年6月27日，伊拉克要求伊朗政府澄清其有关该协定的立场。尽管这个事关两国间关系的问题非常严重，伊朗却并未响应伊拉克所提出的实质性要求。

与此同时，伊朗还采取了其他一些程度有所不同的行为，其主要目的都是要威胁伊拉克的主权与安全，并力图将伊拉克致于伊朗的霸权之下。1979年与1980年间伊朗政权的官员几乎天天发表无数狂热的声明、宣言和讲演，鼓吹要修改伊拉克的政治与社会制度，鼓吹在伊拉克进一步进行骚乱与恐怖主义活动，并叫嚣要利用居住在伊拉克的伊朗人来进行这一类活动。伊朗官员还煽动伊拉克公民抵制并反对国家当局，使政府机制瘫痪。伊朗官员还煽动伊拉克武装部队进行反叛，要他们开小差，逃避为祖国服务。伊朗官员还公然声称要谋杀伊拉克的政治领导人。我在此特别要提到伊朗政权的前外交部长沙迪·古特伯扎特1980年4月27日在大马士革所发表的讲话，在此讲话中他宣称已对伊拉克共和国总统进行了一次谋杀。

更严重的是伊朗政府当时已开始公然宣称要动用其武装部队以实现其对伊拉克

的野心。我特别提到1980年4月11日伊朗共和国总统阿布·哈桑·巴尼沙得尔所作的讲演，在该讲演中他声称：“当伊朗军队向西挺进时地球上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其向巴格达进军。”伊朗外交部长古特伯扎特1980年4月9日也同样嚣张地宣称，他的政府已决定推翻伊拉克政府。在此前一天他也同样嚣张地宣称巴格达与亚丁都是属于波斯人的。

当时的伊朗官员都认为，对伊拉克安全与主权进行更带威胁性的声明是扩大其在新政权内影响的基本手段，可以借此在伊朗爬居高位，因为他们相信谁要是在这方面证明自己最极端，就能跟紧霍梅尼输出革命的路线，从而赢得他的欢心。

伊朗政权在继续进行这些政治与宣传运动的同时也在进行削弱伊朗安全与稳定的颠覆行动，并开始对伊拉克使用武力以达到其侵略目的。在1980年2月至9月期间，伊朗飞机侵犯伊拉克领空的次数为249次。伊拉克武装部队也朝边境与伊朗边境哨所开火，炮击或是进攻这些哨所并阻止阿拉伯河内的航运——该河流是伊拉克的命脉。这一类事件的总数为244次。伊朗也曾三次向伊拉克民航飞机开火，并七次炮击伊拉克经济设施。

对所有这些蓄谋的行径，伊拉克，本着伊朗集团将会服从公理和理智，遵守国际行为规则，服从国际法的希望，提出的警告，提醒它注意，并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对话。在就1979年3月5日到1980年10月30日期间的违法行径以正式备忘录向伊朗当局发出的293次通知中，伊拉克政府指出这些行径所带来的危险并对两国关系造成的严重后果提出警告，然而毫无作用。伊朗领导人对伊拉克的威胁不断升级，并竞相寻找向伊拉克输出其落后革命的最佳途径。

1980年9月4日，伊朗政权侵略伊拉克的计划达到危险的地步。伊朗武装部队使用175毫米口径大炮轰炸哈纳金、门德里、齐巴亚和纳夫特哈纳等城镇。伊朗是从1975年协议确定应退还，而至今尚未退还的伊拉克领土上炮轰这些城镇的。在这些领土上伊朗集结了大量军队。因此，伊朗政府在两方面蓄意威胁伊拉克领土和安全：一方面有计划地对伊拉克领土进行军事占领，另一方面有计划地从伊拉克领土以重炮轰击伊拉克城镇。

虽然伊拉克在其1980年9月7日的备忘录中提请伊朗注意其违背国际义务的行径，并要求伊朗解除对伊拉克领土的军事侵犯。然而伊朗的炮轰仍有增无减。对此，伊拉克于9月8日再一次向伊朗提交一份正式备忘录，声明如伊朗不停止其对伊拉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拉克将不得不根据《宪章》和国际法，行使其合法的自卫权利，赶走伊朗占领军。

伊朗当局不但未对伊拉克所提出的交涉给予答复，反而继续对伊拉克进行军事进攻。因此1980年9月11日，我们不得不第三次向伊朗提交一份详细的官方备忘录，建议伊朗领导人就伊拉克立场的合法性征求其负责边界事务和协议机构的意见——伊拉克的立场是以根据1975年协议双方承担的有约束力的承诺为依据的。备忘录还敦促伊朗政府认识到他们对哈纳金和门德里等人口众多的城市的进攻不会被等闲视之；如果伊朗不希望两国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就应十分谨慎避免这种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伊拉克，在所有的这些场合都十分注意提醒伊朗政府所负有的国际义务，包括1975年协议。还需要注意到，直到1980年9月11日，伊拉克（虽然是最后一次）向伊朗强调了遵守1975年协议条款的必要。

伊朗是如何反应的呢？对我们的外交备忘录，伊朗不但没有以备忘录答复，相反，使用威胁和谩骂并继续对伊拉克边界，城市，经济设备和重要装置使用军事力量。

伊拉克政府，经过长时间的忍耐和为解决问题作出不懈的努力，面对确凿的证据和伊朗政府拒绝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备忘录给予答复的事实，开始认定伊朗政府违背1975年有关全面解决问题的协议是蓄谋已久的。因此，伊拉克没有任选择，只能认为该协议以及随后以其为基础所签订的所有协议都是无效的。事实上，伊朗的语言和行为已使它们失效。伊拉克的立场是遵照该协议第四条的条款，以及在该协议的基础上所制订的国际疆界和睦邻条约的第4条。

伊朗攻击伊拉克使1975年协议无效，企图使大会和我们大家无视它自己违反协议的行径——无论是那些涉及伊拉克的领土主权或外部与内部安全的协议，还

是那些有关不干涉内政的协议。同时，在不正式承认该协议的情况下保持该协议给予伊朗的可在阿拉伯河上以塔尔文格线为基础划定边界的特权。伊拉克方面所作的外交上和法律上的努力希望能使伊朗注意到其侵略和威胁行径的严重性，并警告这种行径对两国关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伊朗给予的回答是更多的威胁和使用军事力量。

伊朗继续使冲突升级。从1980年9月19日起，它加剧了对伊拉克人口稠密的住宅区和重要的经济设施以及来往于阿拉伯河上的伊拉克和外国商船进行重炮轰炸和空中袭击。此外伊朗当局还宣告对伊拉克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宣布总动员，在边界地区大量集结军队，公开地使用正规部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从1980年9月18日开始伊朗武装力量发布了4项有关他们行动的军事公报。在1980年9月19日发布的第三份公报中，伊朗承认在其军事行动中使用了空军。在1980年9月19日发布的第四份公报中，伊朗当局得意地宣布纵火焚烧了伊拉克重要油区纳夫哈特纳油田。

伊拉克1980年9月7日开始采取的为了驱逐占领其领土和从同一块被占领的伊拉克领土上炮轰其边境城市的伊朗部队，以及1980年9月22日所采取的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纯属自卫性，——这些军事行动是为了对付伊朗为旨在对伊拉克领土进行深入的侵犯以实现其对伊拉克的侵略扩张目的而在边境大量集结军队的。1980年9月伊拉克只面临着两个选择而别无他途：是屈服于伊朗的侵略从而使其占领整个伊拉克并合并为伊朗一省份，还是进行合法的自卫反击。

所有伊朗所采取的态度和行动都是在1980年9月22日之前发生的，构成了公然违反一系列国际法中有关国与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原则和规则，这些已编入在联合国大会1970年10月24日一致通过的有关国与国之间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第2625(XXV)号决议，其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睦邻关系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各国间主权平等和各国应忠诚地履行国际义务的原则。

此外，伊朗政府首先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实际上从1980年9月4日，甚至在那之前就开始使用武力了，这些行动的后果完全符合大会于1974年12月14日以协商一致意见在第3314(XXIX)号决议中通过的战争定义所确定的直接的武装侵略的概念。

在另一方面，至1980年9月4日以来，伊拉克政府为反对伊朗侵略所采取的措施完全符合合法的自卫权利，因为这些措施符合国际法为合法的行使自卫权利所规定的必要与合理的条件。

伊朗总统几天前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伊朗想要让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忘记所有这些违反国际法和现代国家间关系性质的侵略行径和行动，并且相反要它们相信其所谓的是伊拉克向伊朗发动侵略的。

伊朗宣称伊拉克没有采取政治手段解决冲突，说什么伊拉克对伊朗发动战争是为了推翻伊朗政权。我们不仅要问：从1979年2月到1980年9月伊拉克作出了重重努力，最后一次是1980年9月11日发出的备忘录，难道所有这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政治和外交进程吗？难道不是伊拉克欢迎在伊朗建立一个共和国，邀请伊朗总理访问伊拉克，向伊朗领导人发出祝贺电，并且在外交备忘录中发出293次通报警告伊朗不要威胁伊拉克的主权和安全吗？难道不是伊朗谩骂伊拉克，威胁伊拉克的安全和稳定，力图改变伊拉克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认为霍梅尼是伊拉克的保护者，使用武力侵犯伊拉克的边界，并且扬言要侵略伊拉克的首都并且把伊拉克从该区域的地图上抹掉吗？

双方到底是谁反对对话和朋友的调解来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呢？1980年4月当时的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在一次发言中向听众吹嘘侯赛因总统三次派出调解人来解决同伊朗之间的问题，但是他巴尼-萨德尔拒绝同他们会谈。任何公正的人士都会问出这样的问题：难道只是伊拉克当时不能够以外交途径解决同伊朗之间的矛盾，还是当时整个世界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个不尊重国际法和国家间关系准则

的反常的侵略政权，而直至今日还不能够解决同这个政权之间的问题呢？

让我们回到1979年和1980年，一件一件地回顾一下当时每天发生的情况，并且问一下该区域的国家以及同伊朗发生矛盾的其它国家：哪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法、国际行为准则以及互相尊重主权和利益的基础上同伊朗政权建立建设性的对话呢？是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苏联、美国、法国还是英国呢？有那一个国家，无论大小，无论是靠近伊朗，远离伊朗，还是作为伊朗的邻国，当时能够而且现在依然能够在国际法和当今世界行为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解决同伊朗之间的问题呢？现在已经有1001项证据表明，由于伊朗肆意违反国际法律和协定，破坏伊朗同世界上其它国家达成的协议，由于伊朗策划的恐怖主义阴谋、伊朗的狂妄行径以及反对对话，全世界过去蒙受了苦难，而且将继续蒙受苦难。前任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访问德黑兰的说明也许能够最好地证明我们所说的话，并且表明伊朗人是如何同联合国的代表进行会谈的。*

这个世界已经出现了许多有不同根源的冲突，而且还会继续出现许多这样的冲突。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同另外一个会员国发生一场武装冲突的时候应当怎么办呢？在我们大家所属的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关心世界安全与稳定的国际权威，这个权威就是安全理事会。1980年9月28日安全理事会举行会议，审议了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局势，并且通过了第479(1980)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停止战争进行谈判。伊拉克作为具有责任心的联合国的会员国，相信《联合国宪章》以及指导国家间关系的法律和准则，立即接受了这项决议。然而，伊朗拒绝以政治手段通过谈判解决同伊拉克的问题，伊朗相信的是违反国际法和惯例的手段，企图威胁伊拉克的主权和安全，伊朗拒绝接受安全理事会第479(1980)号决议，并坚持战争，使之持续到今天。

伊朗不仅拒绝遵守国际社会的意愿、在1980年9月制止战争，而且还拒绝

* 副主席马布巴尔先生（新加坡）主持会议。

通过其它国际组织和机构，比如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不结盟运动来解决冲突，相反，如同在联合国的情况一样，伊朗试图强加某些违反国际法和当代概念的条件，以便使伊朗能够在造成今天该区域所有问题的输出革命理论的基础上实现所有扩张主义目标。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许多决议以及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许多决定和呼吁，所有这些都要求在《联合国宪章》、国际法、不结盟运动原则以及伊斯兰原则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冲突。伊朗拒绝接受所有这些呼吁，而伊拉克则接受所有这些呼吁。如果一个国家真的是侵略的受害者，难道它7年来会拒绝接受所有这些国际努力以及所有这些国际呼吁和要求，而一直坚持战争、屠杀和破坏吗？难道这种态度不正是一个怀着侵略和扩张主义野心的贪婪的侵略者的特点吗？冲突双方到底是谁把战争当作上天的旨意，当作清除内部反对派的良好机会，让革命生根，并清除老一代和新一代呢？

霍梅尼和所有伊朗官员自1980年9月至今所发表的宣言都是大唱战争颂歌，吹嘘该政权存在的美德和意义，以及该政权摧毁其反对者的能力。这些宣言还颂扬了这场战争对伊朗在加强在该地区和国际上影响的意义。对于一个如此大肆颂扬战争的政权来说，这场战争怎么可能是强加给他的呢？难道不是该政权自己需要这场战争，并将它强加给伊拉克和该地区的其它国家、由此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伊朗侵略者一味坚持将自己罪恶累累和落后于时代的革命出口到其他国家，一心想把该地区的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惜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内使用恐怖主义手段——如果不是它，那么又是谁应该为这场战争、为长达7年的屠杀和破坏承担责任呢？

伊朗政权领导人7年前发表的并至今为止歇斯底里地多次重复的声明足以向我们确定是谁挑起了侵略和战争，是谁没有战争就活不下去，更不谈是谁不顾过去和今天所有为结束战争而进行的善意的努力，继续进行战争。伊朗集中进行了历时三个星期的邻国之间的冲突——安理会随后进行了干预，企图通过谎言来歪曲事实。他要我们忘记他在那段时间内和前后向伊拉克和该地区所有国家犯下的侵略、颠覆

和违反国际法的行径，他要世界忘记由于它坚持战争、拒绝接受国际法、绝不接受国际组织对这场冲突的管辖、坚持用武力、恐怖主义和讹诈等它的那一套办法和概念来解决这场冲突而使死亡、屠杀和破坏持续了7年。

我刚才回顾了1979年和1980年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冲突爆发之前发生的事情，并列举了伊朗对我国的侵略行径及其对伊拉克主权和安全的威胁。主席先生，你和国际组织的所有成员都知道该地区目前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伊朗在口头和行动上是怎样对待其他国家的。你们一定听说了伊朗对科威特这样一个弱小、和平的国家发射导弹一事，也一定知道科威特航运继续受到的威胁。你们都知道伊朗对沙特阿拉伯发出的疯狂的威胁，他对沙特商船和领空的侵略，以及有关推翻沙特阿拉伯政权的叫嚣。你们都知道伊朗企图干涉该地区所有国家内政的事实。你们也知道伊朗有一个企图取代我们地区许多合法政权的候补政府。你们知道伊朗在北非阿拉伯国家内恐怖主义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这些活动使这些国家不得不关闭伊朗大使馆，以避免这些大使馆采取和资助的颠覆和叛乱行动。你们一定还知道伊朗特务在欧洲等非伊斯兰国家内犯下的恐怖主义行径。你们还知道伊朗政权为了进行政治讹诈所玩弄的人质游戏，以及为了预示战争、向我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发动侵略而大肆购买武器。

根据我刚才提到的大会通过的关于侵略的定义，伊朗自从这一变态的政权9年前成立以来对该地区国家犯下的一切侵略行径完全符合武装侵略的含义。如果说伊拉克深受伊朗侵略之害大于该地区其它国家，那么这仅仅是因为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有1,180公里的共同边界，是因为我们的许多城市离开这些边界仅仅几公里之远——我国首都离开这些边界仅120公里。

伊朗政权的代表到这一讲坛上来流下鳄鱼的眼泪，企图使人相信他们才是侵略的受害者。然而，没有人问一问伊朗政权的代表，他们的侵略定义是什么。伊朗政权的侵略概念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接受的概念。按照伊朗政权的概念，所

谓的侵略就是我国针对伊朗入侵我国的企图进行自卫。在德黑兰的统治者看来，不允许他们干涉我们的内政就是侵略，不允许他们随心所欲的违反国际法准则和国家之间行为准则也是侵略。在德黑兰统治者看来，侵略就意味着不允许他们将霸权强加给该地区的国家身上。这就是德黑兰统治者们的侵略概念。

变态和罪恶的伊朗政权沉迷于对我国的血腥屠杀之中，将儿童赶进布雷区，坚持战争长达7年，将成千上万个生灵送进坟场，蔑视国际法和国家间行为准则，屠杀战俘，残无人道地折磨他们，除了和少数国家有机会主义和商业关系之外，和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毫无良好关系可言，威胁着国际安全与稳定，在海湾地区的国际海域中布雷，威胁着自由航运，在该地区和世界上许多地区犯下罪行——这样一个政权没有资格向国际组织提出条件。如果谁想满足该政权，和它讨价还价，不惜牺牲国际法原则和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准则，那么他就不是在促进世界的和平正义和法制。这样的人不是打错了算盘，就是企图获得廉价的收益，不惜牺牲《宪章》、国际法和本组织的尊严，以及我们的利益。作为该地区的人民，我们正在遭受伊朗的侵略、恐怖主义和讹诈。

因此，我谨声明，伊拉克一直在英勇地奋力抵抗伊朗的侵略，保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和人民的生活，使其免遭伊朗年复一年疯狂发起的入侵浪潮的危害，成了保护该地区和世界不受伊朗罪恶影响的攻不破的屏障。如果这道屏障倒下了，愿上帝禁止这种事情发生，那么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可以想象，该地区和世界将会遭到多么巨大的危险。

这个杀人恶魔的侵略、扩张和讹诈的胃口是永远填不满的，伊拉克决不允许再向他作出让步。

伊朗政权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的安全理事会决议，从1980年9月通过的 第479（1980）号决议一直到1986年10月通过的第588（1986）号决议。每一次它都攻击和讹诈安全理事会并说：“我不喜欢这项决议。如果你想要我接受安理会的决议，你应该在决议中包括这样和那样的东西。”

当我们来到安全理事会处理该局势和讨论通过另一项决议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听到在安全理事会幕后的某些方面说：“好吧，让我们将伊朗想要的东西包括进决议；也许，另项决议对伊朗来说是可以接受到”。这样第二项决议包括了伊朗所想要的东西。就象拒绝第一项决议那样，伊朗拒绝了第二项决议，说什么它没有得到足够的东西。这种尝试重复了第三、第四和第五次。伊朗拒绝了所有这些尝试，并继续进行战争和讹诈，玩弄欺骗手法。

在讨论这场冲突的所有时候，我们都目睹了这种场面，并听到伊朗一再提出要求。在所有这些场合下，安全理事会为了实现和平的目标作出了妥协。然而，和平迄今仍未实现；战争仍在进行。在通过每一项安全理事会决议之后，伊朗政权总是发起一场新战役侵犯伊拉克，并用它企图在战场上强加的军事行动来加强其政治讹诈。假如伊朗政权在我们反对和挫败的这些入侵行动中仅仅获得一次成功的话，那么伊朗就足够与在整个海湾地区确正霸权地位和进一步扩张其实力，从而破坏一切平衡并使世界面临危险局面，但愿此事不会发生。

现在有一项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规定通过的约束性决议，这就是第598（1987）号决议。这是就这场冲突通过的最强有力的决议，这也是安全理事会在其历史中通过的最强有力的决议之一。这项决议是由安全理事会15个成员一致通过的，它无不含糊，十分明确；决议的含义不需要作任何解释。执行决议中的第一步是实现全面停火，双方撤至国际承认的边界；第二步是对这一过程实行监督；第三步是释放和遣返战俘。这样，不同的步骤按顺序一个接一个。这是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说的，而不是伊拉克代表团说的。

现在，我们看到伊朗代表象七年前那象攻击安全理事会，并向它提出条件。伊朗拒绝了这项均衡的决议，它要安全理事会以伊朗代表喜欢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的决议。它要安理会用波斯语宣读决议。我们所要求的是安全理事会尊重自己通过的决议，和强烈地拒绝讹诈和欺骗的企图。这不仅仅是一项伊拉克的要求；这是一项符合该决议和其真正含义的要求。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一些对这项决议投赞成票的国家正在默认伊朗企图讹诈和欺骗的行径，尽管这些国家参加了决议的制定工作并对此投了赞成票。

我们希望停止这种企图，由安理会成员一致通过的这项决议将得到遵守。我们还要求安理会在第598（1987）号决议的范围内，在不屈服任何类型的阴谋诡计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这就是使用《宪章》为建立全面和永久和平而提供的工具。

我要在这一场合下再次宣布，我们对第598（1987）号决议表示欢迎，并准备与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合作，以便忠实地、诚实地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将强烈地拒绝任何审查这项决议或修改其规定的企图。

最后，我要指出，如果你们要想得到有关伊朗政权蔑视国际法和不履行根据《宪章》所承担的义务的更多的证据的话，那么该政权总统上星期二在这个讲台上所作的发言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这篇发言充满了侮辱和咒骂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和七年多来来自五大洲的四十多个非常任理事会的语言。

伊朗政权总统在联合国讲台上的发言中并没有说它的国家坚持《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他就伊朗政权的概念和他对国际关系的概念向大会说教一通。他并没有保证尊重自联合国建立以来的过去四十年中发展起来的时代的准则。

这篇发言充满了不实之词和谎言，并且与伊朗政权在过去九年中的一贯行动是相互矛盾的，他打消了对这一侵略和扩张的政权的真正立场剩下的任何疑问。这篇发言结束了在某些圈子中对伊朗对联合国决议和国际社会的意志的立场可能转变所散布的一些毫无现实根据的言辞。

我们在这个坐满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代表的大会堂中知道，伊朗政权总统事实上向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制度宣战。他露出了伊朗政权和那些与其同流合污的人企图掩盖的王牌。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该站出来说话，肯定自己的信誉，并在世界面前坚持对《联合国宪章》的尊重，和依靠《宪章》坚定地反对侵略和实现公正和平的所有人民的希望。

卡普托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我的第一句话就是祝贺你被一致选为大会主席。阿根廷代表团对支持主席团的选举感到高兴。让我向你保证，我们将在

你的努力中与你合作，这样第四十二届联合国大会也许会对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作出贡献。

同时，我要对我的尊敬的同事乔杜里先生在履行其职责中所表现出的智慧表示赞赏。

我还要祝贺约瑟夫·弗纳·里德大使新任主管政治和大会事务的副秘书长职务。

我们从这个讲坛上经常警告大会注意影响我们世界的严重危机，并提请大家注意威胁人类和谐的误解与冲突。

我认为，在1987年里我们必须开始意识到在世界上已经取得了实现和平方面的进展。一个事实足以解释我的论点、并且也是我产生希望的理由——即美国与苏联最近达成的关于在欧洲拆除中远程导弹的历史性谅解。这是核武器产生以来人们首次提出一项对裁军的有效保证。我认为主要大国间关系中所存在的这种理智的事实，是一件在最近几十年里影响世界的具有最大的政治意义的事。

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在这方面都应起到重要的作用。核裁军无疑是一项优先任务，不能被拖延。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坦桑尼亚和阿根廷等国领导人正是抱着这一信念，正在积极地推广和平与裁军的建议，他们被称作六国集团，该集团自建立以来就要求作出为制止和扭转核竞赛的决定。

在多边领域，我们为裁军谈判会议上所表现的关于签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方面的进展而感到鼓舞。我们希望看到这一公约在不远的将来，在没有歧视的情况下生效。

因此，世界上已有迹象表明大家更加愿意借助谈判作为解决冲突的适当办法。显然，我们必须用一切方法来鼓励这种态度——其中联合国已为促进谈判和理解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构架。

我国政府在这点上愿着重指出秘书长所进行的不辞辛苦的活动，他为使联合国成为我们现有的最难得的和平因素所作的努力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赞扬。他的工

作是他的国家——与我们阿根廷人如此友好亲近——以及他所来自的我们这一地区的国家集团感到自豪的理由。

阿根廷在参加安理会的工作时，受到其为加强联合国作出具体和有效的贡献的愿望的鼓舞。我们通过我们在安理会中的投票和参加一般的工作，以期巩固《宪章》所确定的制度，我们还相信，中小国家也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巨大贡献。

我们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审议了各种国际冲突。很明显，其中一些冲突——例如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以及南部非洲和中东的问题，由于其所造成的破坏与死亡，无时无刻地给国际良知施加压力。其他诸如恐怖主义和毒品贩运等问题，是一种更微妙和不太正规的、但却是危险的暴力形式。

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武装冲突问题上，由于安理会15个理事国之间达成了一致、从而导致通过了第598(1987)号决议，从而使我们获得了一份决议，这份决议使我们能够采取行动、以进行调和并促进使两个国家保障其重要利益、保持其国家荣誉与尊严以及首先保持其和平的条件。但我们对自安理会通过第598(1987)号决议以来所发生的事件感到严重关切。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政府认为，立即执行停火是实现第598(1987)号决议所规定的目标所需要的主要和不可缺少的条件。

实际上，主要的任务是实现和平，但似乎也应指出，我们还面对着另外一个任务——即使本组织、特别是安理会表现出其作用。因此，我国政府认为，安理会在不放弃行使政治克制的同时，应当——如果因环境所要——加强寻找能够保证有效地执行第598(1987)号决议的机制的努力。

但今年很多有希望的迹象中还有一个事实，即两个朝鲜正在分析减少军备和部队的建议，并正在考虑签署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同样，我们必须提请大家注意成为另外一个有利于缓和紧张局势因素的德意志领导人之间的会晤。

在这些令人鼓舞的事件中，拉丁美洲国家当然还愿意强调指出中美洲局势的发展。我们很难列举出孔塔多拉集团及支援国家集团外交部长所进行的一切会晤、接触、谈判和所提出的建议。今天我们可以说，一切工作都没有白费，一切努力都没有浪费。但为了实现这一点，如果和平再次成为可能，这无疑应当归功于五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意愿，这些国家的总统勇敢地面对地区危机，于8月7日签署了危地马拉协议，制订了有关安全、加强体制和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本解决办法。

阿根廷政府继续坚定地保证支持中美洲的持久和平，并通过本身参加从事对8月22日于加拉加斯起草的危地马拉协议的核查与后续性工作的机构的实际作法，证实了这一意愿。

因此，似乎可以有理由欢呼中美洲的这一和平，但我们还必须意识到，尽管所取得的进展是实质性的，然而局势仍然是脆弱的。在没有自决、不干涉、多数人民民主以及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任何政治意愿和外交手腕都不能保证和平。并且我们都非常清楚，实现这些条件是如何困难。因此，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合作，以为中美洲的和平创造基本条件。如果我们要欢呼和平、如果我们要争取和平和宣扬和平，那么让我们大家都来承担实现和平的责任。

中东的局势仍然处于不稳定和危险之中。我们认为，必须继续探索实现公正、体面和平等的和平的一切可行方案。我们相信，达成这一愿望的唯一途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包括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生活于自己领土上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自己自由地选择政府机构和形式——以及该地区所有国家——当然包括以色列——生存于国际上承认的边界之内的权利。在这方面，在联合国监督之下召开一次获得所有各方参加与同意的国际和平会议，将是一个坚实的步骤。

关于中东的危机形势，我们继续极为关注黎巴嫩的局势，我们认为必须加强努力，确保黎巴嫩恢复其全部领土主权，在没有外来干扰的情况下行使其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利。

南非日益恶化的局势以及该地区存在的问题，共同的根源在于南非顽固拒绝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决定。种族隔离体制的继续存在构成了当今最为严重和最为紧迫的一个问题。阿根廷重申其对南非人民的支持和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谴责，该政权的顽固态度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此外，南非政府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必需努力取得进展，推动纳米比亚人民实现自决和独立。为此目的，本组织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对纳米比亚充分承担直接责任。在这一点上，如同在种族隔离问题上一样，我国支持按照《宪章》第七章对南非进行强制性制裁，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在南非建立正义和实现《宪章》原则的最为适当和最为有效的手段。

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往往因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而加剧。大会一致谴责此类罪行。我们承诺支持寻找措施，以使我们在这一领域中的合作更有效率。

我们还希望在大会上重申，阿根廷支持玻利维亚共和国关于恢复通往太平洋的直接通道的合理和正当愿望。我们十分关注在蒙得维的亚进行的会谈，我们希望促成举行会谈的那种精神得到恢复，以通过谈判和对话找到解决办法。

我国外交政策与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是一致的，这在我们直接卷入的那些问题上得到了具体证明。因此，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阿根廷政府决心找出和平和持久的办法，解决我国和联合王国之间目前存在的主权争端和有关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接受了大会第41/40号决议，其中请两国政府举行谈判，以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平和明确地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涉及马尔维纳斯群岛前途的所有问题。应当指出，该决议得到了各国、包括联合王国的亲密朋友的压倒性支持。这一广泛的支持表明，国际社会确实希望找出一个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办法。

遗憾的是，英国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感情，不断拒绝了无条件地举行全面谈判的想法，而谈判或将允许我们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

阿根廷共和国重申其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斯和南桑威奇群岛以及周围海面的主权，但与此同时，重申它始终愿意进行对话，决心尊重马尔维纳斯居民的利益和生活方式，保证他们的福利和繁荣，并对和平承担明确义务。在此意义上，我国政府表示它始终愿意通过某种途径，在不以任何方式改变其名称和主权的情况下，确保该地区的和平。阿根廷政府对联合国秘书长按照大会决议就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进行的斡旋再次表示感谢。我国政府赞赏他所做出的努力，相信本组织在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争端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谈到另一个领域，我国代表团必须对由挪威首相主持的世界环境委员会所开展的出色和高尚的工作表示感谢。

世界紧张局势的相对缓和将使我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环境保护中去，确保实现和谐和持续的发展。从这一角度出发，例如，今日属于局势紧张地区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或许可以通过适当的办法，成为推动合作与缓和以利进步与发展的地区，而在进步与发展过程中，环境保护则是当务之急。一旦阿根廷的领土要求得到满足，南太平洋将成为促成合作与进步的巨大试验场，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巴塔戈尼亚的经济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今天，拉丁美洲面临着三重挑战。

首先，需要在民主政治制度从未存在或已经终止的地区恢复和加强民主政治制度。1980年代标志着我们地区基本理想和价值观的恢复。我们的命运再次掌握在人民手中。就普遍和平而言，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鼓舞的了，因为民主的拉丁美洲是稳定的保证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

由于在拉丁美洲仍然留有独裁主义的痕迹，这一新的阶段本身是很脆弱的，在这一阶段，我们面对着第二项挑战，即中美洲的战争威胁，它的后果无疑对整个地区产生了影响。孔塔多拉集团表明，拉丁美洲有能力正视这一挑战，既使是在全部希望似乎都已失去的时刻。

我们这一地区还面临着第三项挑战，即如何解决因外债和国际经济和金融制度的混乱而造成的危机。我们的人民和政府已经表明，他们有能力、有决心应付这场给我们的前途带来巨大阴影的挑战。

在卡塔赫纳协商一致的意见中，我们已经合理分析了这场危机的后果，其中，我们怀着前所未有的勇气，提出了各项结构调整方案，这意味着并将继续意味着我们的人民需要做出巨大的牺牲。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我们面临着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改组，尽管当前的形势不乐观，我们仍然为造成一个共同的区域空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一点，例如，在建立所谓的里约集团的过程中表现的很明显，而里约集团在即将在墨西哥召开的八国总统会议上，将为拉丁美洲的一体化迈出新的一步。

巩固政治体制、对和平作出具体的贡献、遵从苛刻和不公正的债务条件、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一体化方面取得具体进展，简而言之，这些就是我们在那三项挑战面前所作出的部分成绩。任何人都不能理所当然地期待会取得如此进展，任何人也不能理所当然的对我们提出更多的要求。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的未来仍然是黑暗的。目前的经济形式继续下去肯定会有造成深刻社会危机的危险，而它又将对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产生严重的影响。拉丁美洲不能够也不应当继续作为一个资本进出口者补贴债权国家。拉丁美洲不能够继续作为工业化国家之间贸易战的牺牲品，这场贸易战造成了拉美传统商品价格的前所未有的暴跌，同时由于补贴而造成不公平的竞争，他们的市场被关闭或丧失。常识要求我们不能消极地等待这种形式的结束。

几个数字就足以说明拉丁美洲经济问题的严重程度了。仅仅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个地区的主要国家就对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大约 1500 亿美元的净资本转移，这相当于在这些国家每年降低大约 5 % 的投资能力，而这些国家的投资水平已经低于满足持续增长的需要。

这些数字和这种形式对所有拉美其他国家也同样适用，我们确信，我们的拉美

兄弟也有同感。我们阿根廷人毫不怀疑在我们国家实现变革和增长的主要责任在于阿根廷人民自己。同我们所有的拉美兄弟一样，我们不想乞求援助，或把责任推给他人。在讲了这番话之后，我们必须明确承认，我们也不怀疑只要目前的国际形势继续下去，我们这些国家的生存能力就是有限的，不管我们如何努力实现我们的改革，不管我们怎样减少满足合法的社会要求，也不管我们如何坚决地拒绝任何蛊惑人心的诱惑。在目前由于债务和贸易限制所造成的国际条件下，实现加强民主的目标和取得可以被人们接受的发展水平是非常困难的。

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工业化国家的话，常常在一个专制政权影响我们这些国家的时候表现它们的团结，同样，当我们拉美回到民主制度上来的时候，它们也表示欢欣鼓舞。已经是我们作出明确表态的时候了，我们拉丁美洲人在今后不再需要对我们的不幸表示一致了，因为在我们重建国家的过程中没有看到过这种一致的表示。在那种情况下，就象阿方辛总统经常说的那样，那是一种事后的一致表示。

很恰当地说，既然我们对自己的未来负责，既然我们决心再不需要那种事后的一致表示，我们相信已不可能再靠传统的和常规的方法和手段去解决已不再是传统的和常规的情况了。这对债务问题也是一样。公正地说，在几个发达国家已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需要对一个新的问题有一个新的、打破常规的态度。美国参议院最近通过了一项议案，这项议案在分析了外债问题之后建议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拿出一些新的办法来，以使债权国和债务国有可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拉丁美洲的现在和未来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此。

民主的活力、它的延续和力量首先取决于人民的希望，取决于一个信念，即只有民主才可能是争取一个较好未来的斗争取得成功。必须向大会讲明，在拉丁美洲延续由于债务和歧视性的贸易措施而造成的不公正局面正在破坏人民的希望。

库苏马阿特马贾先生（印度尼西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对彼德·弗洛林先生当选第四十二届大会主席表示诚心的祝贺。他身任这一崇高职务是赞誉他本人的品质和他在本国政府和对国际社会的服务中留下的杰出记录。我完全相信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将在工作中取得实际的进展。

对他的杰出的前任胡迈荣·拉希德·乔杜里先生，我愿对他在主持上届大会辩论过程中堪为人表的态度表示我们深深的感激和赞赏。

在过去一年中，有几件影响国际关系进程的重要发展。在第四十一届大会期间，大会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加强和重新推动联合国的工作。它的意义超出了改进本组织行政工作效率和财务活力的范围，大大加强了它迎接国际社会面临的众多挑战的能力。它重新恢复了人们的信心，重又承认联合国作为解决我们这个时代全球性问题的一个独特的多边机构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联合国团结各国为一共同目标解决各种紧迫问题的能力在过去一年中已在多种场合表现出来。

今年六月，大约140个国家在维也纳召开了药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和综合性多学科纲领清楚地表明，各国有能力抛弃空谈和论战，而一起迎接一个共同的威胁——一个不仅构成对所有社会的道义和社会基础的威胁，而且还对代表我们所有国家未来的青年人构成了潜在的、确确实实的威胁。

正值全球经济形势暗淡，面临持久不退的危机所带来的重重困难之时，今年夏季在日内瓦举行了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这种情况下，该会议克服了前几届会议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和怀疑情绪，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会议最后文件》。在会上达成的各项协议，通过公平的处理贸易、货币、金融及发展等方面的关键问题，很可能预示着南北对话势头的重新出现，标志着国际合作促进发展方面目前存在的健康倾向的彻底扭转。

最近结束的裁军与发展会议是共同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两项最紧迫挑战这一进程的另一个里程碑。这是第一次在政府间一级上明确承认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密切的多重关系，该会议的《最后文件》使与会各国政府承诺使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有效的、富有成果的关系。

我们认为，这些会议的成果首先有助于制止多边主义的削弱，有助于加强各国政府对国际社会更大的共同利益和首要关切的问题的承诺。

尽管这些发展令人鼓舞，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仍在决定着当前国际形势的种种令人沮丧的现实和危险的不正常现象。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意识到在核时代进行无限制的军备竞赛带来的危险，它不仅具有造成相互摧毁的潜在威胁，而且人们现在还认识到，它严重的阻碍着最理想的发展的实现。世界经济仍然深深陷于长期的危机之中，国际经济关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经济发展速度大大降低或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在许多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冲突的长期存在仍在造成人力和物力的严重损失。为实现自决、真正的独立、公正、种族平等、经济进步和社会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仍然还要同各种过时的结构以及各种新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统治、压力、干涉与干预进行斗争。

如果我们要逐渐实现一个保证共同安全与共同繁荣更适合生存的世界秩序，那么，就要提高对于多边合作的价值和不可缺少性的重新认识，除此之外，别无它路。

在裁军和国际安全方面尤其如此，我刚才提到了最近结束的裁军与发展会议。印度尼西亚欢迎与会各国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所取得的各项成果。我们认为该会议的《最后文件》，尽管显然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结果，为我们今后在决定着能否建立更为和平、安全和繁荣的世界的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中采取行动和进行不懈的努力提供了十分广泛的基础。该会议使全球的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军费开支，特别是主要大国集团的军费开支对于世界经济和当前国际制度所带来的消极、深远的影响，强调到处蔓延的非军事因素对安全的威胁，从而该会议成功地提出了令人信服反对军事竞赛的经济方面的理由。该会议还强调必须将裁军省下来的资源特别改而用于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令人遗憾的是，该会议仍未能就提供一种国际金融机制以促进资源的重新分配方面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印度尼西亚希望在所通过的《行动纲领》的基础上，在联合国及其适当的组织和机构内部提高认识、从相互关联的角度认识问题的情况下，采取这项及其他各项后续行动。

还使我们感到深受鼓舞的是美国与苏联现在正在裁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我们欢迎他们在原则上同意缔结一项消除所有中短程核导弹的条约，这项条约尽管范

围有限，但这是第一次触及任何具体类别的核武器的销毁。但愿这样一项条约能够导致在战略和外空武器等更重要的问题上达成协议。

更重要的是，希望这项初步的然而意义重大的成果能够为现在正在日内瓦进行的多边裁军谈判带来新的气氛和新的动力。仅仅在超级大国之间达成双边协议尽管为全面裁军提供了必要的催化剂，但是它并不能满足在有效的国际控制下实现销毁所有的核武器及其它造成大规模杀伤的武器这一目标。尽管那些拥有破坏性力量的垄断权的国家负有主要责任，裁军关系到所有国家，因此所有国家都有权利、有责任对这一进程作出贡献。如果要在真正军备限制和裁军方面实现具体的进展，那么联合国监督下的多边谈判就应该是定规，而不是例外。同样，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应当被允许作为裁军领域方面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而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特别希望看到裁军谈判会议尽早结束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进而优先处理诸如全面禁试以及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等问题。

在世界许多地区冲突仍未解决的情况下，我们为加强国际合作及迎接未来提出的挑战方面所进行的集体努力是很难获得成功的。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尽早解决由于不断违反《宪章》规定的各项基本人权而引起的分裂和混乱。这一点在南部非洲地区十分明显，实在令人痛心。在那里，种族主义已经制度化，殖民主义的残余仍然存在，这对我们的共同的正义感和道德感是一个侮辱。尽管遭到世界普遍的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加强了它对被压迫的大多数人的野蛮的恐怖，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它的无法无天和掠夺成性还进一步表现在它对邻国，特别是前线国家进行侵略、政治颠覆和经济扼杀，从而对地区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长期威胁。

种族隔离是南部非洲危机不断深化的根源，应当彻底铲除。现在时间已到，那些只在口头上说要消灭这一非人道的制度而实际上仍在继续相信并支持比勒陀利亚的国家应当停止这种两面派的行为，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在南非实现一个自由、不分种族的和民主的社会而努力。

同样，解放纳米比亚是在该地区重建和平与稳定的必要条件。 联合国通过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几乎十年之后，南非仍然坚持诸如象古巴部队在安哥拉存在这样的借口来阻挠该计划的执行，这是完全不能为人所接受的。 印度尼西亚一贯认为，比勒陀利亚在实现纳米比亚真正独立问题上不会自愿合作，唯一的办法是迫使其遵守联合国各项决定。

安全理事会再不能进一步拖延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了。 只有比勒陀利亚这个背信弃义的政权才欢迎进一步拖延，应该对该政府实行《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和第四十条，这是恰当的。

以色列对其邻国公然的扩张主义侵略行为，其在被占阿拉伯领土上的恐怖控制和镇压，其为实现最终吞并阿拉伯领土而推行的非法政策和行为以及永久剥夺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享有独立国家权利的做法一再阻碍了为在中东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进行的努力。 我们必须十分清楚，以色列正是为了寻求上述罪恶目的，才顽固地阻挠召开关于中东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 如果没有以色列的强大的朋友和支持者所给予的保证，以色列的顽固立场也不会持续下去，这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我国政府仍然认为，只有通过召开上述的国际和平会议，才可能建立可靠的谈判构架，在此范围内全面讨论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各个方面的问题和巴勒斯坦自决这一核心问题。 国际和平会议还可以提供一个为各方所接受的论坛，所有有关各方，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都可平等参加这一会议。

由于暴力升级和冲突扩散的危险随时都存在，不应进一步拖延筹备和平会议。 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意见，程序问题并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优先的关心问题仍然应该是该次会议在根据该地区人民愿望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目的方面能够取得什么结果。

安全理事会最近采取的行动使人们再次希望能够通过相互可接受和谈判的办法

解决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痛苦的冲突；这场冲突持续已久，并给双方造成严重的人力和物力破坏。现在，旷日持久的敌对行动有可能扩展成更广泛的冲突，其中包括外部列强进一步卷入的可能，我们对此不能不表示严重担忧。印度尼西亚强烈希望，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所赋予的使命目前所做出的努力能够结束该场战争，并为实现全面、公正和体面的和平奠定基础。

在东南亚次地区，未获得解决的柬埔寨冲突局势仍然是阻碍实现和平、区域和谐和共同繁荣道路的主要障碍。尽管人们不断希望能够通过对话和谈判在实现公正和全面解决方面取得一些进展，柬埔寨人民希望结束外来干涉和外国部队在自己领土上存在，以及获得自决和民族和解的深切合法愿望仍未得以实现。我国政府十分清楚在解决这一悲剧性冲突问题上所陷于的持久性僵局所带来的复杂和危险，这是不符合所有有关各方利益的。这样，印度尼西亚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对话者于今年7月同越南达成了一项谅解，召开一次由柬埔寨人民各政治派系在平等基础上参加的，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政治色彩的非正式会议；在该次会议的下一阶段，越南和其他有关国家将被邀参加。

我们诚恳地认为，召开这种分两阶段的非正式会议是一项有益的手段，它有利于打破僵局和着手进行及时谈判，以解决柬埔寨问题，及其所有复杂后果。我们遗憾的注意到，这一谅解后来在某些直接有关各方当中产生了不同的解释。但是，印度尼西亚同其他东盟成员国家一样随时准备使越南加入继续寻求政治解决的进程中来，这种解决将导致恢复真正独立、中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同时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合法利益，使它们在不受外来压力和干涉的情况下和平共处。

关于阿富汗局势，我们饶有兴趣的注意到已经取得的进展，但在旨在找到可靠解决办法的努力中仍然存在着障碍。在撤出外国军队和恢复阿富汗独立、主权和不结盟地位基础上，通过谈判实现的解决办法不仅会给勇敢的阿富汗人民带来和平和民族和解，而且还会促进该地区 and 地区以外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新喀里多尼亚最近的事态表明，无视或镇压土著人民固有权利的非殖化进展是不会取得公正或持久结果的。在这种条件下举行公民投票只会加剧该块领土上的分裂和冲突。只有在充分尊重当地的卡纳克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同时保证该领土上多种少数民族和多种族社会所有居民的权利和利益，才可能实现自决和平过渡到独立的新喀里多尼亚。

在如此之多的持续冲突得不到和平解决的情况下，印度尼西亚特别满意地欢迎中美洲国家达成的协议，根据主权、共同安全、不干涉、自决、民主和发展等原则建立稳定持久的和平。该协议清楚的再次确认，区域国家之间举行对话和谈判是解决区域问题最为有效的手段。包括次区域以外国家在内的所有有关各方维持和平进程的势头，建立真正符合中美洲各国人民基本利益和愿望的区域秩序，这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在经济领域内，今年的国际议程主要是召开了第七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这次会议特别重要，因为它不仅要解决这一世界经济至关重要的主要问题，而且要恢复发达的北方和发展中南方之间陷于僵局的对话，并为发展而重新促进多边合作。

这次会议是在世界经济处于严重不平衡和混乱的暗淡背景下召开的。正如第七届贸发会议对全球经济趋势商定的估价中所总结的那样，同前20年相比，80年代世界经济的特点是，尽管通货膨胀率总的来讲有所下降，但需求和产量的增长也在降低。由于沉重的外债负担、高利率、不断增长的保护主义和压到50年来最低水平的商品价格等因素，许多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适应结构变化最为严重的困难。简而言之，目前的10年正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经济环境，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仍然不能享有体面生活的基本条件。

印度尼西亚感到相当的满意，因为经过了长时间的、往往是艰难的谈判，第七届贸发会议最终一致同意了一整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资源问题中相互关连的4个主要领域：发展、商品、国际贸易及最不发达国家问题。很明显，这些政策措施仍然与77国集团在哈瓦那宣言中所表示的期望相差很远。确实，提出的这些政策中有些是重复以前没有实施的政策措施，因此，完全不足以对付目前严重的局势。但是，如果放在笼罩着发展中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持续的危机中看，放在南北对话僵局中看，所取得的协商一致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会议一个突出的发展是苏联决定签署共同基金协定，从而使该协定可以早日生效，我国代表团对此非常感兴趣。我们相信，迅速开展该基金的活动后续行动也将很快进行。但是，可以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联合国贸发会议由于这一进程而变得更为坚强有力，从而挫败了想要削弱其作用的努力。

非常可以理解，我们非常关心那些对我们的发展努力更为直接的威胁，但我们不应该看不见我们所面对的更长期的挑战。不能再根据部门孤立地看待并处理目前世界所面临的许多危机。正如秘书长在他的联合国工作报告中正确指出的那样，人们开始更好地理解发展、环境和人口问题的共生性。在面对这些挑战时，我们欢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的及时的决定：向大会递交2个非常切题的重要报告及《公元2000年及其后的环境展望》和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题为《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确实，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确保加速增长和发展，以满足我们目前的需求，而不牺牲我们后代的幸福。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持续发展的根本意义。我们同意世界委员会的观点：贫穷是全球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和结果，试图解决环境问题，但又不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如根本的世界贫困和国际不平等问题的角度来看，这是徒劳无益的。此外，不可否认，如下的国际气氛将进一步促进持续的发展：和平、安全与合作，没有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及其威胁，不将知识和自然资源浪费于军备。

谈到世界社会情况，我们必须保持警觉，以确保在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重大进

展不受全球经济不良趋势的危害。

在印度尼西亚及其他东南亚联盟国家，实施诸如受到政府最高一级支持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生存与发展战略一类的项目，使我们人民的生活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这一成功的中心是广泛地大众参与和指导的重要性，这在最近由东盟地区议员通过的支持这一战略的行动议程中得到了反映。如果能保持这一方向，我们的在2000年时所有人获得健康的目标就能真正成为现实。在印度尼西亚，社会发展方案继续得到苏哈托总统强有力的个人支持并带来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在诸如儿童免疫方面的进步。虽然进行了严厉的经济紧缩调整，但是通过综合健康和社会服务体制以及更加注意提高妇女地位，还大大加速了社会发展。

我已经提到药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的成果。应该在国家、地区和国际一级采取果断的行动，以保持上述会议所取得的进展。在这一方面，极其重要的是要确定关于禁止贩运毒品和精神药品的新的公约草案的最后文本，以对现有的国际文件作必要的补充。

印度尼西亚还受到国际海底管理局和海洋法国际法庭筹备委员会所取得的进展的鼓舞。印度尼西亚已报名成为第一个先锋投资者，这是实施海底制度公约的规定和联合国第3次海洋法会议决议第二部分的有意义的象征。印度尼西亚吁请所有还未这样作的国家批准这一公约，以确保它早日生效。

很明显，我们时代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已变得更具有多方面性并紧密相连。因而，我们同意秘书长在他的年度报告中所表示的观点：

“为了处理这些错综复杂的全球问题，联合国系统必须更加一体化，更能够遵从为整个联合国系统制订的优先次序。”（A/42/1，第15页）

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很有兴趣地注意到他提出的关于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作用、使其与《宪章》的原则更保持一致的建议。我们相信，在对联合国经社领域的非政府结构进行深入研究时，理事会的专门委员会将给予这一建议它所应得到的

认真审议。

同时，必须永远记住，如果没有会员国自始至终的支持，包括财政支持，所有加强联合国及其机构的作用，提高其效能和效率以及有效性的努力都是有限的。因此，为了找到有效解决本组织所面临的危机的途径，现在有必要再次强调所有会员国必须按照《宪章》履行其财政义务。

在一个各国越来越相互依赖、各种问题越来越相互关连的世界，国际合作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要。同样，承认所有国家和人民的根本权利和利益，这不仅在道德上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持久和平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消除全世界广大地区的贫穷和困苦处境不能再被看成是一个长期的目标，而应被看成与国家和国际安全休戚相关的。如果要在追求这些目标的方面取得明确的成果，我们就必须给多边机构重新注入活力。

虽然联合国不是没有缺点，但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期望并不在于抛弃联合国，而在于使其恢复青春。有效地利用这一制度与改造它一样重要。我们应该共同作出艰苦的努力，以加强联合国作为主要的集体手段的作用，通过这一组织，会员国可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根本性的全球问题。

勒尼汉先生（爱尔兰）：我谨祝贺彼得·弗罗林先生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我相信，他担任主席将是我们的工作受益匪浅。我也借此机会感谢他的前任干练地领导了第四十一届大会。

本届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召开之际正值世界事务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时刻。多年来第一次出现有重要意义的军备控制的前景。然而超级大国目前正在讨论有关协议。上周发表的原则性协议是对我们希望将继续下去的裁军进程的第一个重要贡献，受到了极大欢迎。最近再次召开的裁军与发展会议使我们再次意识到各种超出正当需要的军备的存在给整个国际社会造成了如何沉重的负担。必须减轻这一负担。超级大国准备开始裁军进程，这是我们感到鼓舞，我们认为，这将是朝着普遍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迈出的一步。

然而，我们不能无视许多依然损害国际局势的不稳定的因素。 本届大会的议程同过去历届大会的议程一样，同样包括了许多尚未解决的冲突和争端。 除了地区性冲突之外，我们还面临着不尊重人权的状况，引起饥荒的条件的出实，或在一些情况下再次出现。 军备开支进一步增加，其中包括那些在这方面并没有财政能力的国家的军备开支。 这些对世界许多人来说都依然是不幸的现实。

联合国是否具有充分的能力处理这一特殊的议程呢？ 我们完全了解对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所作的批评。 有人说，联合国在其选择处理的问题方面颇为挑剔，所提出的批评有欠公允并浪费自己的资源。 当然，联合国是在一个十分不完善的世界开展活动的不完善的机构。 联合国的朋友们——我国政府也希望被看作是其中之一——必须承认，在这些说法中一直并依然有一些是正确的。 我们同其他人一样，完全清楚联合国的缺陷，但我们决心要纠正这些缺陷。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强调联合国取得的真正的成就。 联合国对非殖化进程作出了贡献，在世界范围内保护和促进人权发挥了自已的作用，联合国及其构架内的各专门机构为发展和根除疾病与饥荒作了工作，为促进裁军的目标、特别是签署《非扩散条约》作了努力，联合国的建立和平与维持和平部队在解决或某些情况下缓和有可能进一步升级的冲突方面发挥了作用，人们怎能对所有这一切视而不见呢？

联合国向各会员国提供了代替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手段，不应低估这些手段的宝贵价值。 在这方面，根据《宪章》而拥有特殊权力的各大国负有特殊的责任。 如果这些大国首先相互合作，使联合国体系更有效地工作，不辜负联合国缔造者所抱有的希望，那么这些国家就应确信，它们将得到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

存在着抱有谨慎乐观态度的理由，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 过去数周的事态发展使我国代表团甚感鼓舞，使我们认为，联合国将继续在处理《宪章》为其规定的世界事务方面发挥中心的作用。

首先，我想谈一下安全理事会。 安理会最近在所有成员的支持下，就旷日持久的两伊冲突采取了主动行动，这一行动表明了安理会各成员愿意履行根据《宪章》所负有的责任。 在那次会议上表明的一致给人们带来了希望，相信《宪章》

中有关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的职能的重要规定是可以得到实施，有效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第二，回过头去谈一下，去年的联合国大会以一致意见通过有关改革联合国行政与预算程序的内容全面的决议。这标志着联合国发展上的一个重要阶段。重要的是，当时表明了团结与妥协精神决不应只是暂时的现象，而应贯彻在目前为实施这些改革措施所作的努力之中。这些措施保障了联合国作为一个由忠实于《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的各平等主权国家组成的组织所具有的基本职能。秘书长在更新和精简联合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至今为止取得的进展中一个关键因素。必须尽最大可能充分支持他管理联合国的财力与人力。

尽管已经在为使联合国预算合理提供一个基础方面有了开端，但联合国的财政状况依然岌岌可危。所有会员国在加入联合国之际都保证要充分履行自己必须履行的财政义务。因此，支付会费是法律上的要求，同各会员国承担的其他国际义务一样具有约束力。

我国政府极为重视联合国的维护和平活动，并对爱尔兰能够对联合国的大部分维护和平活动作出贡献感到自豪。安全理事会负有建立维护和平部队的责任。因此，各维持和平部队派遣国首先希望得到安全理事会成员的支持，以便履行这些国家被授权并同意承担的任务。如果要使维护和平活动的使命得到充分的执行，并确保有关活动得到支助，这种支持是必不可少。除此之外，当然，只有在维持和平部队得到冲突有关各方的充分合作才能成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根据这些标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状况使我们有理由感到不安。在过去14个月中，爱尔兰派遣部队中已经有3人在黎巴嫩南部履行职责时丧生。其他国家的派遣部队也遭受伤亡。继续拒绝同联黎部队合作，继续使自1978年第一次批准以来定期得到延长的联黎部队的任务依然无法完成，这是不能接受的。我国政府继续呼吁以色列部队彻底从黎巴嫩南部撤出，撤销所谓安全区，中止非常规部队对联合国维护和平部队的骚扰。*

* 副主席萨尔迪瓦先生（巴拉圭）主持会议。

秘书长也不断地呼吁各方向联黎部队提供必要的合作，从而使联黎部队能够完成了和平的利益以及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这项任务。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这一呼吁，并支持秘书长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努力。秘书长还指出该部队的财务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其原因是某些会员国仍然拖欠该部队现在任务期限以及以前任务期限所需的摊款。如果让部队派遣国继续承担这些艰巨的任务的话，所有有关各方必须下决心完全按照安全理事会赋予这个部队的任务来行事。

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东西方关系一直是国际社会最关心的问题。显而易见，安全理事会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责任的能力受到了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状况的影响。这是一个事实。因此，最近有迹象表明东西方关系出现了积极的进展，这对于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爱尔兰欢迎这些迹象，并希望现在就奠定进行持久对话的牢固基础，爱尔兰认为，更加牢固和稳定的国际关系产生于超级大国之间进行的全面和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对话进程中。

我们特别重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的进程，并把这看作是东西方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业已建立的处理东西欧安全与合作关系的构架给欧洲所有人民，包括东欧和西欧人民的境遇带来明显的改善，并促进了与会国之间的关系发展。我国政府希望看到这一进程取得进一步进展，从而导致欧洲人民之间进行更广泛的接触，并在国家一级继续进行合作，更加有效地承认人权，这样，所有的欧洲人才能感到达成的协议的确发挥了影响。我们希望看到今年取得成果，这个成果体现在通过一个均衡的实质性最后文件，并把它作为目前正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的后续文件。

联合国大会历届会议都强调了有必要进行认真的和持续的努力以制止军备竞赛。我已经说过，我们欢迎美国和苏联之间第一次为削减双方的核武器有可能达成协议的前景。这个协议原则上是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中程导弹，这本身是值得欢迎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这是走向更加普遍裁军的一步，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向那个方向迈进的第一步。因此，我希望，这个协议预示着一个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缓和国

际紧张局势的进程已经开始。我认为，人们普遍而强烈地希望继续进行这些谈判的目的不仅应该是防止在太空进行军备竞赛和在地球上结束军备竞赛，而且是为了进一步削减所有类型的核武器的。

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将是禁止继续从技术上发展这些武器的一个明显而实际的步骤，从而有助于减少拥有核武器国家对于这些武器的依赖性。禁止了核试验，同时实现了现在变得刻不容缓的削减核武器就将使人们对于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意图有了重要而及时的认识。爱尔兰认为在禁止核试验方面，没有任何技术障碍，只要有意愿就行。

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于最近在这个会堂里才结束了其审议工作，我们高兴的是各与会国以协商一致通过了最后文件。裁军与发展问题是联合国所关切的许多问题的核心。爱尔兰相信，只有裁军和发展取得进展，才能满足所有国家对于安全的要求。国际社会应该积极利用一切机会，把裁军腾出来的资金用于发展目的。

尽管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广泛谴责恐怖主义，尽管在采取对付恐怖主义的措施方面进行的合作有所改善，恐怖主义对于人类生命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仍然存在。对于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分子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仍然存在。我们和欧洲伙伴一样，一再并明确谴责一切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径，无论他们身份如何或出于何种动机。我们都必须保证履行对国际公约所承担的义务；我们还必须保证加强现有的防止恐怖主义方面的双边和多边的合作。这个合作主要是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内进行，例如现在正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内所进行的工作那样。我们大家都应该尽最大努力使恐怖主义不再构成对正常的国际关系的威胁。

联合国的一个受到我国公众舆论强烈支持的活动是在人权领域所进行的工作。在庆祝《世界人权宣言》发表40周年前夕，我们回想起对《宣言》的起草者所欠下的巨债。《宣言》主张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标志着在为所有人赢

得自由和正义的斗争中的一个里程碑。基于这个宣言，人们在后来的年代里做了许多宝贵的工作，起草了旨在扩大和深化人权原则范围的种种国际文件。

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个感人的文件，但是，严重违反人权的现象还时常发生。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重新进行努力，以便使每一个人有效地享有他应该享有的权利。

丹麦外交部长于9月22日在大会的发言中，代表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谈到了许多我们所面临的区域性冲突。今天我想就这些地区的形势加以评论，并阐述我国代表团之所以特别关心这些问题的原因。

首先，我已经谈到了中东的分裂和不稳定依然是人们一直关切并且要优先解决的问题。使我们感到极为鼓舞的是，今年召开国际会议的势头正在逐步增长，我们认为，这种会议是达成那一地区全面和持久和平的最及时和有效的手段。我们和我们的欧洲伙伴们一样，已经对在联合国主持下的这一国际会议明确表示了我们的承诺，并且表示愿意尽我们的能力在协助这一进程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敦促所有有关各方重新做出加强他们的努力以克服那些依然阻碍这一会议召开的障碍和困难。我们在考虑这一目标时，赞赏和支持秘书长为这一目标所作出的努力。

我们日益深切地关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冲突造成的不断增加的人员死亡和日益严重的破坏，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日益构成的威胁。我们呼吁两个交战国认识到继续这场战争是无益的。我们敦促它们对安全理事会导致谈判解决的停火呼吁作出反应。我们应该记得，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我们曾经赋予安全理事会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我们支持秘书长为了确保对安全理事会决议的遵守在进行斡旋时所作出的努力。

在那一地区的其他地方，在黎巴嫩，宗教与社区间的争斗正在继续。一些国家的公民成了劫持人质和绑架的无辜的受害者，我国也不例外，这种劫持和绑架人质已经成为该国内持续暴力的尤其可悲的特点。我们不遗余力地谴责这种行径，呼吁黎巴嫩所有各方和部队进行合作，以求得所有无辜受害者的立即释放。我们敦促所有各方力行容忍，以便使和解，全国对话和重建能够开始。暴力的循环必

须打破，因为这是和平解决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种和平解决建立在尊重黎巴嫩的主权，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基础之上。

南非依然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去年发生的事件使那些希望看到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被摧毁而代之以多种族的民主的人们感到不安。大规模镇压依然有增无减，审查制度事实上已得到大大加强。除了种族隔离制度每天给人们造成的不公正之外，成千的人在紧急状态下失去了自由。南非政府继续藐视国际舆论，并且还未清楚地表明，它准备从事真正的改革，与多数人社团的真正领导人开始富有意义的政治对话。

已经采取的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的步骤在南部非洲的其他地方产生了有害的影响。爱尔兰多次谴责南非企图在其邻国制造不稳定因素的持续的活动，不管是通过其安全部队武装侵入它们的领土，支持反对其邻国政府的半军事性质的运动，还是在经济上施加压力。

关于纳米比亚问题，我再一次呼吁南非不要在设置障碍，不让纳米比亚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获得独立。这一决议仍然是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基础，国际社会应该继续要求南非执行这项决议。将外部因素引入这一问题，把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进展与该地区其他地方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作法是不可取的。

如果要结束阿富汗的长期冲突，那么，苏联部队按照不可更改的时间表迅速撤军仍然是基本的先决条件。政治解决必须保证阿富汗人民自决的权利，允许难民回到家乡，重新建立阿富汗作为一个独立和不结盟国家的地位。我们重申我们支持联合国秘书长的努力以及在各项联合国的决议中表明原则。

我们依然深信，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柬埔寨的冲突的基础载于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的宣言，该宣言呼吁越南军队撤军，让柬埔寨人民行使决定他们自己未来的权利。在撤军过程中，还必须采取有效的步骤以阻止任何武装集团通过武力夺取权利，或诉诸于武力威胁来恐吓柬埔寨人民，从而剥夺他们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柬埔寨必须摆脱外国军队，也必须摆脱红色高棉重新进行骇人听闻的活动的任何可能性。

中美洲五国总统于8月份在危地马拉城签署的协议大大增强了在该地区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并且使人们产生了真正的希望，即，该地区的人权和社会公正状况将得到改善，而这种改善是紧迫需要的。我们祝贺有关政府采取了这一朝着获得全国和解和加强民主方向前进的重要步骤，祝贺他们对《联合国宪章》以及《孔塔多拉文件》草案的目标所重新作的承诺。我们期待着这一协议的充分执行，同时，我们也完全意识到还有相当多的困难尚待克服。我们敦促有关政府保持它们的努力，并且呼吁所有其他准备这样作的政府给已经着手从事并且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和平进程创造便利条件。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些地区性冲突，这些冲突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然而，对成百万的人来说，对他们的安全和幸福构成的直接威胁不是军事性或政治性的威胁。他们的幸福正在继续受到发展不足的威胁。成百万人依然缺少象样生活的基本条件。联合国就象关心其宗旨与原则的其他方面一样，对他们的状况表示关切。

目前不安全的世界经济环境——其特点是缓慢的增长，不景气的贸易以及偏低的产品价格——为我们审议全球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暗淡的背景。不利的经济环境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世界贸易的衰退造成了高度失业。偿还债务的沉重负担已经迫使我们的政府大量削减公共开支。然而，受世界经济增长衰退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或集团是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尤其是那些非洲的撒哈拉以南的国家。在这方面，我欢迎秘书长已经作出了倡议，以便设立一个咨询小组，以对国际收支以及阻碍许多非洲国家经济恢复的债务危机进行研究并提出报告。

在今年7月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七届会议上审议了发展的资金、商品、国际贸易和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等相互关联的问题。会议的讨论显示了一种令人欢迎的迹象，所有国家都准备共同努力，改善环境以实现更快的和持久的发展。会议的最后文件显示出人们已广泛认识到为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系列政策和具体的措施。

第七届贸发会议的成功还有助于恢复我们的信心，相信我们有能力在联合国范围内解决发展问题。 在一个日益变得相互依赖的世界中，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多边合作。 联合国系统具有的普遍性使象贸发会议这样的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具有一种特殊的权威，对联合国开发署和各种专门机构在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有价值的、实际的工作也起了补充作用。 今年早些时候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报告进一步表明在发展问题上采取全球性的方式是必不可少的。 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是采取我们都认为是有利于发展的必要的步骤，更好的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以实现我们都同意的目标。

北爱尔兰问题仍然是爱尔兰政府所关心的主要问题。 几年来参加大会的爱尔兰外交部长都描述了这个问题的情况，强调了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的紧迫性。

自从1980年英国和爱尔兰政府首脑会晤以来，在英国和爱尔兰合作范围内找到北爱尔兰问题的解决办法已成为一个得到接受的原则。 在这一过程中，1985年11月产生了英国和爱尔兰政府之间的《英国爱尔兰协议》，并在联合国注册登记。

《英国爱尔兰协议》对英国和爱尔兰政府来说既是一个承诺，也是一个挑战。 在我们方面，今年3月执政的爱尔兰政府决心利用《协议》的机制，改善所有生活在北爱尔兰人民的地位，特别是民族主义集团成员的地位。 在我们的整个行动计划中，我们已经确立了一些优先的领域，我们认为在这些领域里的变革需要是紧迫的。 这些领域包括实现公正的就业和改革执法状况。

正象联合国和它的专门机构在很多场合已经承认的那样，平等的就业机会是一个可以被人们所接受的社会标志。 个人的社会经济权利必需与他们的政治和其它权利同等重要。 北爱尔兰的就业状况毫无疑问的显示，它是对一个民族进行歧视的遗产。 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的一个共同目标就是确保消灭任何形式的歧视。 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认为消灭就业上的歧视在北爱尔兰既是一个道义和政治上的紧迫需要，也是在那里取得进一步进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公众对执法的信心和安全部队与人民之间的良好关系是正常社会的另一个标志。当认为必需采取紧急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暴力的时候，必须向公众保证安全部队所采取的行动是公平的，法院的审理过程是不偏不倚的。在象北爱尔兰这样一个分裂的社会中，在那里大批少数人口感觉他们同政府机构特别是法律和治安部队以及司法系统很疏远，这样，公众信任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因此在北爱尔兰有必要考虑需要采取那些变革措施，以弥补过去对公众信心所造成的损害，并保证公众对现在和未来的信心。因此，在1985年11月15日的《英国爱尔兰协议》和同它一起发表的公报中英国和爱尔兰政府都同意寻求一些措施，切实表现建立公众对执法抱有信心的目标，并明确承诺在那个领域及早取得进展。

很容易形成一种错误的认识，即北爱尔兰的冲突集中在一些不可调和的宗教或历史分歧上。实际上，挑战的核心问题同在这个大会上经常提出的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所提出的很多挑战是相似的。各人民和民族自由决定他们的未来，在这些民族内部和平的通过协议解决历史分歧和有关的人权问题，这种需要对全球很多紧张局势和不安定地区来说都是根本性的，并不亚于北爱尔兰。

爱尔兰政府在《英爱协议》中的作用是支持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使他们消除在生活中感到的那种受排斥感，为在那个地区困扰两个民族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案。我们还认为，爱尔兰政府的作用反映了有关的两国政府和英国和爱尔兰绝大多数人民的认识，即民族主义者和联合主义者双方在爱尔兰岛上有着共同的未来，这个前途必须建立在包含和调和两种传统的原则基础上。

在这样讲的同时，我国政府承认《英爱协议》在北爱尔兰还没有被完全接受。我们也承认主张联合的那部分人民的权利和个性。然而，必须现实的接受这个协议是北爱尔兰政治现实的一部分，是由在这个岛上有关的两个主权国家的政府签定的。只有在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气氛下，才能对未来的政治发展进行有意义的辩论。

多年来我们一直要求结束在北爱尔兰的暴力斗争。不幸的是在过去一年里这种无益的暴力仍在继续，他给这个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和灾难。暴力

的制造者只是北爱尔兰人口中极少的一部分，除了自己之外他们不代表任何人。实际上，他们无休止的暴力和暗杀斗争只能增加爱尔兰不同民族人民之间的互不信任和互相畏惧。这种行动不能加速而只能推迟爱尔兰在和解的基础上实现统一的时间，这一统一将导致在各方同意的结构下使我岛有不同传统的民族走到一起。

爱尔兰政府将继续与英国政府一道在《英爱协议》的范围内作出努力。我们将继续准备同北爱尔兰所有愿意谋求和平的和建设性的解决该地区问题的人进行接触。我们将在经济公正、安全部队平等待人和对执法恢复信心方面谋求取得实际进展，所有这些方面都深深的影响着每一个普遍公民的日常生活。我们认识到在整个政治水平上实现进展对通过协议使我们整个国家的问题得到一个持久的解决是必不可少的。

同样，就整个世界而言，类似的地区性问题只能通过直接有关的国家，靠他们发挥积极的政治意愿来得到解决。

费尔南德斯·奥多涅斯（西班牙）：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弗洛林先生当选主席，主持本届大会的工作。我深信，在他杰出的领导下，我们能够圆满地完成我们面前的任务。

我也要表示，我们感谢他的前任乔杜里先生所做的坚持不懈和富有成效的工作。我也借此机会重申，我们充分支持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他去年被一致选举再次担任一项充满挑战的艰巨工作，在这些挑战面前，他一贯并继续表现出富有勇气和想象力。在过去几年中，人们对多边主义的危机谈论的很多。我们会员国共同探索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纠正的办法。我认为，问题主要的并不是在于多边机构存在着缺陷，而是成员国在帮助这些机构实现自己目标方面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

就联合国组织来说，各成员国要有不断更新、共同的决心，全面支持这项集体的事业。在对待联合国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抱现实主义的态度，认识到过去40年中发生的种种变化，这些变化要求联合国在日常工作中头脑更为清醒，效率更高。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保持联合国创立时的精神，以及西班牙国王陛下在上届大会上所谈到的和平、正义和团结的理想。

假设一个虚构、理想的世界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以现实世界作为我们的出发点，这个世界中有战争、死亡、饥饿和不公正现象，自由、和平依然只是人们的希望。我们必须从这种现实情况出发，认真努力，争取这一世界在二十世纪末依然是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解决三种不同的问题：安全与裁军问题、国际经济体制问题以及保护人权的问题。我将逐个地讨论这些问题。

大会的工作每年受到国际生活中的总气氛的影响并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受到美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影响。西班牙高兴地看到这两国关系的改进和目前正在进行的积极的对话。

我们认为，缓和要求加强各国间的信任。在各国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是无法产生信任的。就我国而言，我们相信当今世界的安全可以而且应该在最低水平的力量平衡基础上得到实现。我们相信，可以建立一个更加安全而武器不一定更多的世界。

因此，我们高兴地看到，美国与苏联在日内瓦的谈判已经达成一项关于消除中程核武器系统的原则协定。这种协定在历史上还没有同样的先例，将有助于东西方关系中出现的积极发展。西班牙从一开始就争取促进达成这类协定，并将支持在战略核武器、外空防御和禁止核武器等领域中达成新的、必要的和可能的协定的一切努力。

减少核武器十分重要，然而，其本身并不会带来令人满意的安全状况。必须迅速缔结条约，彻底消灭化学武器。此外，西班牙关切地注意着常规力量和武器在欧洲领土上不寻常地集结以及严重的不平衡的情况。因此，必须紧迫地进行谈判，争取消除这些不平衡现象，在较低的水平上保持常规力量的稳定，使得大规模进攻和突然袭击没有条件进行。

所有这些协定都必须伴有核查程序，以便保证协定的执行，增强各国的信心，加强缓和。

作为欧洲人，我们最重视东西方关系的改进。因此，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保证目前在维也纳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促进在各领域中达成的协定的实施，并使这些协定有进一步的发展。

我国政府一再强调决心维护西班牙无核国家的地位。这一决心已经在民意表决中得到核准，并将由于西班牙不久后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完成其法律的保障。西班牙人民不取得核武器，也不允许第三方的核武器进入西班牙领土，或在西班牙部署、储存的主权决定因此得到了肯定。

我们希望，我国加入《不扩散条约》能够有助于从横向和纵向上在政治上加强不扩散体制。

本届大会必须对各国在安全与裁军领域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作出适当的答复，为即将召开的大会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做好准备。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最近召开的“关于裁军与谈判关系国际会议”所取得的结果。或许，我们所犯的最大的历史错误——我们将要对后代负责的错误——就是把骇人听闻的巨大资源浪费在生产日益尖端的武器上，而人类早已跨过了彻底毁灭能力的极限，地球上广大地区的人民还依然生活在饥饿与痛苦之中。

我谈的第二点是澄清和改革经济关系。这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根据联合国最近的世界经济调查，世界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已经持续两年。而且，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持续增长，它们中间许多国家将在中期内出现停滞不前的状况。许多商品和服务行业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也不是非常令人鼓舞。按实际价格计算，初级产品价格目前正处于过去50年中最低的水平，而且看不到任何改善的迹象。

相互依存是无法摆脱的客观现实，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责任促进整个体制的稳定，寻求实际的解决办法。要这样做，发达国家可以采取有利于经济增长和提供市场的政策，发展中国家可以执行恰当的调整政策，巩固非通货膨胀的持续增长。

在这方面官方发展援助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西班牙一直在努力尽可能地增加其捐款数额。

我们希望本次大会讨论经济问题时具有决心又面对现实，在讨论这一棘手的问题时努力寻求各方均可接受的基准点。去年就非洲经济形势召开令人鼓舞的特别大会之后的情况便是一例。同时也不能回避各种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法或是目标，从长远观点来看这些解决方法与目标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召开的联合国第七届贸易与发展会议便是一例。与会各国代表团经过艰苦努力之后终于取得了尚为令人满意的成果。这一例证应促使我们更坚定地在本届大会恪守建设性的精神。

外债问题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之一。与此同时外债问题也影响了整个国际金融制度的运行。在此我愿强调债权国与债务国均有责任解决债务问题的这一理论。

如果我们无法让发展中国家使经济持续增长，无法帮助协调为取得这一目标所需要的经济政策；如果这些发展中国家无法增加它们的国内储蓄，仍旧生活于停滞状态，它们的调整政策在社会，甚至是道德上都会受到限制，因为谁也无法永无休止地效法西西弗斯的榜样，每日上午将大石推上山顶，下午眼见着大石滚下山来，第二天再将大石推上山去。我们的希望应符合现实，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措施，因为这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不仅牵涉到金融数目，而且与人有关。必须采取一系列的积极行动，如以有利的条件推迟偿债期限，使贸易自由化、价格合理、增加多边机构的资金、并通过有效的转让各项技术与资源来提供发展援助。

西班牙支持这一政策，西班牙在任何讲坛上都一贯主张，今后也仍将主张一个以对话为目标的政策。西班牙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在此也曾提倡这一政策。

现在我要谈谈先前我所提到的第三个问题，即保卫、促进并保护人权。在这方面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努力不懈地建立新的义务，并坚定地迎接各种不可避

免的挑战,这些权利的法典化已臻完善,同时也作出了许多有效的安排以监督缔约各国承担起义务的情况。所有这些已促使整个国际道德良知成熟,国际社会对有系统的大规模的违反这些人权不能无动于衷。在这方面不能以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理由为借口。

令人鼓舞的是在阐明与规定法律规范,特别是在业已设立的监督机制方面已取得进展。然而,在这两方面都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尤其是在有效地监督尊重人权问题的方面。另一有待努力的方面就是要与一些社会集团密切配合,这些社会集团仍旧受到任意镇压或是排挤。

最近《反对酷刑公约》的生效是朝此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一旦完成了西班牙国会的有关程序,西班牙将立即通过这一公约。西班牙国会已完成了大部分的有关工作。我们意图是,在通过该条约时应同时发表该公约第21与第22条中所规定的几个宣言,因为人们感到要对遵守的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为此目的而设立的专家委员会就应该有司法权。

在谈到社会与人道问题时,我想强调最近就滥用麻醉品与非法贩卖麻醉品而召开的维也纳会议十分重要。谁也不能否认这一问题已日益严重,涉及全球各地,令人震惊。这一问题不仅在社会与经济上遭成的十分严重的后果,而且与安全有关,因为这一问题涉及其他一些问题,诸如贩运军火或是恐怖主义,这些都是国际黑社会金钱买卖的强大的、难以渗透的网内所进行的。我们深信只有通过密切的国际合作才能够对付非法买卖麻醉品,并消灭使用麻醉品的现象。

恐怖主义正波及整个世界。这是危及我们所有人的一场灾难,我们必须通力合作,铲除恐怖主义。联合国已经促成了几个旨在以法律反对恐怖主义的公约,联合国在政治方面还迈出了深远的一步,即以协商一致通过了第40/61号大会决议,该决议毫无保留地、最强烈地谴责恐怖主义。然而,这一十分令人鼓舞的作法不应成为一个孤立的宣言性的姿态。必须在其他各个方面制定各种建议与措施

以维持并扩大这一协商一致。

在历史的这个关头，保护人权的任务是当务之急。有利用国家机器违反人权现象，因而保卫人权的任务也就十分重要。种族歧视历来是令人憎恶的，与人的尊严水火不容。今天种族主义却以种族隔离制度的形式赤裸裸地出现，南非当局推行这一制度并使之永久化。国际社会必须再次明确表示，必须永久、彻底地根除这一制度。在这方面我们十分关切地注意到比勒陀利亚仍然拒绝与黑人多数的代表们进行一次真正的国内政治对话。

在分析了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后，我想谈一谈联合国所面临的一些地区性问题。我的一些同事们也是这样做的。

如果说维持种族隔离制度是比勒陀利亚政府一意孤行，推行反动政策的结果，那也就必须承认近几个月来南部非洲的严重紧张局势正不断恶化，而南非共和国正是这一地区不稳定的罪魁祸首。西班牙政府谴责南非通过军事与经济侵略政策破坏其邻国稳定的作法。

不仅如此，纳米比亚的局势并未朝着联合国所一再要求的方向发展。联合国要求不以任何借口拖延实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并同时让纳米比亚得到独立。但今天纳米比亚局势的特点仍然是维持一个殖民关系与种族歧视。

谈到中东问题，一个积极的迹象就是国际社会几乎普遍同意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原则。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这一办法才有可能公正、全面和持久地解决中东的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基础应该是以色列撤出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其自决权，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在其国际上承认的疆界之内都应有安全。介入这一冲突并与之有关的各方都可以参加这一会议。当然，应该现实地、审慎地对待这次会议。但推延这次会议召开的做法是并不妥当的。西班牙希望有关各方将努力克服有碍于召开这次会议的各种障碍。

同时，西班牙对以色列占领区的人权状况日益恶化和日益增多的非法定居点越来越担忧。这种行径对该地区的和平进程产生消极的效果。

在黎巴嫩，悲剧性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阻碍了该国必要的和平社区生活。它们应有一个好的命运，统一，独立和领土主权必需得到维护。我们对在水深火热中的巴勒斯坦难民，特别是由于外部进攻所导致的难民营内部局势严重的情况表示关切。

联合国对伊朗和伊拉克持续已久的血腥战争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在安理会上一致通过了第598(1987)号决议。我重申对秘书长将冲突双方立场相近的努力表示全力支持。我们认为第598(1987)号决议是稳妥和现实的。我们敦促双方毫无保留的表示它们全面履行安理会决议的意愿。

此外，我们对最近的战争升级感到焦虑，呼吁立即在各条战线实行停火。我们谴责对海湾自由航道的无法容忍的进攻。

塞浦路斯问题继续是这一危机重重的地区紧张局势的危险来源。我们继续敦促实现一项全面保障塞浦路斯共和国统一，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使岛上双方和平共处的妥协。

西班牙将马格里布视为优先关心的地区，并正努力为这一地区所有国家之间的和睦与合作作出全面和积极的贡献。也是由于这一原因，西撒哈拉冲突的长期持续仍让人担忧。西班牙支持秘书长按照联合国决议进行斡旋争取谈判解决的努力。解决出路应是遵照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OAU)制定的原则和形式，就自决进行公民投票使撒哈拉人民表达他们的意愿。

在阿富汗，由秘书长主持所进行的间接谈判仍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苏联军队撤军，尊重阿富汗人民的自决权是取得持久和平解决问题的重要因素。这是大会以压倒多数年年通过的决议所规定的方向。

在柬埔寨，我们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我们相信越南军队撤军是柬埔寨自由选

择最符合其利益的政治制度的重要先决条件。

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部分国家，国内民主化的进程的巩固明显影响到其它国家并有助于该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我们西班牙人同拉丁美洲有一种兄弟般的感情，和他们一样向往和平，自由和正义，并把他们的这些愿望视之为我们自己的愿望一样。令人深感满意的是，尽管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是，民主已更稳定地建立起来，已采取令人鼓舞的步骤解决某些冲突，拉丁美洲各国之间的对话和合作正得到加强。所有这些表现出拉丁美洲人对和平事业所作出的富有建设性的贡献。

对于在中美洲的危机，我们一向认为这一惨痛的冲突是一个地区问题，其深刻的根由来自长时期不公正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所以，它的解决方法必须是和平谈判，同时也应是区域性的。我们仍然相信，那种试图将这些问题放入大国冲突之中是不会有损于该地区和平前景的。

我们一直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会员国以及支持集团，表现了现实主义和对话的愿望。在这一过程中，孔塔多拉和支持集团成功地唤起了政治意愿，为解决冲突提供了基础，从而赢得所有拉丁美洲国家，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以及国际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最近由中美洲所有国家所签署的极其重要的危地马拉协议清楚地表明这一努力并不是徒劳的。但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中美洲国家愿意通过对话和谈判的途径，本着团结的精神，找到解决它们问题的办法。

八月七日以来所采取的措施强调了这一进程的重要性，以及中美洲国家执行到底的坚强政治意愿和它们依靠国际社会的鼓励和支持的必要性。西班牙认为这是一条单行道，任何外界干涉都是不可取的，甚至是鲁莽，危害到该地区最后和平的建立。为此，我们重申西班牙政府对危地马拉协议的支持，并敦促大会表示国际社会对此协议的明确和有力的支持。

中美洲各国总统在行动中所表现出的精神也强调了拉丁美洲人民对和平的深切向往以及通过谈判和对话这一最佳途径为现有冲突找到一个持久解决方法的决心。我们相信，将继续以这一精神处理它们之间现存或将发生的所有冲突。

同时我还愿提到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一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殖民地的情况。这一问题只有通过联合王国同阿根廷共和国之间的谈判，导致恢复阿根廷的领土主权才能得到解决。这并不要求无视岛上人民的合法利益。两国政府之间举行谈判是紧迫而必要的，我们敦促它们就地举行。

同时，还有一个殖民地问题继续直接地影响到我们国家。西班牙政府和人民决心为直布罗陀问题找出最后的解决办法，在不损害当地人民利益的情况下，把它收归为我国领土。本着这一目标，我们决心按照布鲁塞尔宣言同联合王国进行对话。根据这一宣言，两国政府决定解决在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包括通过谈判解决主权问题。这一谈判必然包括政治和技术的成份，我们愿意在这两个方面取得平行的进展，当然总是按照多年前大会所制定的完成非殖民化和恢复西班牙领土完整的方向。

我开始时谈到所谓多边主义危机的问题，并以此结束我的讲话。联合国所出现的财政危机是近两年来这一现象所增添的内容之一。按照去年协商一致通过的第41/213号决议，在十八人小组报告的基础上，联合国开始进行行政和财政改革。我们希望这一正在进行的改革将一方面使联合国拥有的手段和人力物力进一步合理化和得到更好的使用，另一方面，为实现《宪章》的目标和满足当代国际社会的需求而加强工作。

改革最终是我们大家的任务，因此我们都应该参加。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合法的拒交会费，违背《宪章》所赋予的义务。

简而言之，我们相信，今年在分析联合国内部情况方面将取得重大的进展，而且将作出准确的分析，开始就提到联合国作用的具体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够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使联合国作为国际关系中的讨论、协调和行动的主要论坛，并且使《联合国宪章》作为不可取代的多边文件，西班牙完全支持《宪章》，并且将为《宪章》的成功作出一切努力。

五十年前，一位著名的西班牙人格雷戈里奥·马拉尼昂先生说了下列仍然符合今天情况的话：

“我们不知道人们将在何处找到新的道路和新的信念，也不知道这些新的道路和信念将引向何方，但是……解释一下我们时代的主要现象，即我们人类出自本能的恐惧感，就可以看到，很简单即将转变后代的奇迹般的发现，就是和平”。

主席：我现在请那些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要提请各位，根据大会第 34/401 号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限制在十分钟，第二次限制在五分钟，而且由各代表团在各自的位置上发言。

阿杜姆先生（乍得）：乍得代表团保留自己的权利在适当的时候再对卡扎菲的代表所做的诬告作出回答。因此，我现在只想简单地谈一下利比亚代表团所说的最突出的几点。

首先，我要提醒利比亚代表团，它所谓的对利比亚南面的侵略只不过是一个民族为争取解放多年来一直被利比亚残暴占领、掠夺和破坏的土地而进行的一场斗争。当然，这场斗争是合法的。

第二，法国军队是根据乍得（一个主权国家）和法国（一个友好国家）之间达成的合作条约驻扎在恩贾梅纳的。此外，这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的规定，也就是各国都有自卫的自然权利。

第三，利比亚代表毫无理由地宣称，阿乌祖属于利比亚的时候，他是否斟酌

了自己的用词？ 联合王国、法国和意大利——以前的殖民国家——之间达成的确定乍得和利比亚之间边界的所有国际文件都非常明确地表明，利比亚代表所说的话是假的。 卡扎菲的代表当然非常清楚，当他在这里向全世界宣称什么他的国家不需要来自殖民地时代的文件证明任何东西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违反历史和法律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利比亚政权背信弃义的真正罪恶面目。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拒绝解决这个问题，并且毫不考虑历史、法律以及乍得在利比亚在其中都作为成员的非洲统一组织的基本原则，那么他们指的又是非统组织的什么样的合作呢？ 事实是非常清楚的：卡扎菲提不出什么根据。 他只是以武力和谎言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

第四，对于利比亚正在帮助非统组织解决所谓的乍得问题这种说法，我要简单地作出回答：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欺骗和转移视线。 因为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即乍得和利比亚之间的问题。 非统组织正在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在卢萨卡审议的也是这个问题，在那里特里波利的代表企图让特设委员会成员国的首脑接受他的态度、以及他的自相矛盾和不符合逻辑的说法，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明智的首脑击败了利比亚代表的拖延战术。

今天上午利比亚代表所做的毫无意义的发言向世界各国进一步提供了必要的证据，表明利比亚公然背信弃义，反对和平解决10多年来卡扎菲政权对乍得发动的这场残酷的侵略战争。 说什么乍得和利比亚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利比亚在乍得没有什么可做的，这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毫无诚意的欺骗。 因为利比亚军队每天依然逍遥自在地飞来飞去，侵犯乍得的领空，根据不顾非统组织的决定。 利比亚政府继续征募雇佣军和集中军队，企图从陆地和空中继续对乍得发起攻势。

因此，我们说利比亚代表今天上午的发言是毫无根据的，是极大的谎言，是一种拖延战术。

布朗先生（法国）：今天上午大会的某些成员在听取利比亚常驻代表的发言的

时候，也许会不禁地想到法国和利比亚之间在乍得出现的对峙。这确实是利比亚常驻代表希望这些成员想到的。他的这种例选事实是我们早就习惯的了，实际上根本不符合现实。

乍得大使刚才已经非常有力地描述了多年来利比亚所采取的侵略行径使乍得蒙受的无数苦难。我只想补充下面这一点：法国和利比亚之间并没有冲突；利比亚和乍得之间存在着冲突，这场冲突是利比亚挑起的，乍得——一个不结盟的非洲国家——则是冲突的受害者。乍得已经成功地从利比亚的占领之下解放了几乎所有北部省份，乍得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乍得完全依靠乍得的武装力量。法国向乍得提供援助，这只是对这一友好国家的政府正式提出要求而作出的反映。也是根据这一要求，才在那里驻扎了一支纯属防卫和威慑的军事力量。

关于阿乌祖地带问题，我只能重复法国外交部长上星期三在大会讲坛上说的话：

“法国曾经使乍得获得为独立，并有了自己的边界。法国认为，这片领土（即阿乌祖地带）属于乍得。法国愿意将手中的文件递交给提出要求的机构。”（A/42/PV8第27页）

利比亚代表完全可以持有不同的意见。他可以在法律解决的范围内到适当的机构里去为自己争辩，法国非常迫切地希望取得这种解决。

法塔斯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我不想浪费大会的时间，来答复乍得代表几分钟以前所讲的谬论、谎言和种种理由，因为他们不值一驳。

至于法国代表说的话，我们保留在适当的时候进行答复的权利，因为我认为，我们的问题是和法国的問題。

下午7点15分散会。